北晨學園

哀悼志摩專號

夢家存

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陳梦家北行

詩人徐志摩

胡適之寫

# 北晨學園哀悼志摩專號


封面題字……胡適之
詩人徐志摩遺影……適之贈


目次


獻辭……瞿冰森（一）
追悼志摩……胡適之（二—六）
志摩眞的不回來了嗎？……凌叔華（六—八）
悼志摩……林徽音（八—一四）
戲劇界裡的徐志摩……余上沅（一四—一七）
我們所愛的朋友……陶孟和（一七—二〇）
悼志摩……鄭西諦（二〇—二三）
我現在是爲文學的朋友流第三次的眼淚了！……蹇先艾（二三—二四）
北大求學時代的志摩……毛子水（二四—二五）
招魂……孫大雨（二五—二六）
志摩的詩……于賡虞（二六—三二）
悼志摩……恒（三三—三四）
敬以一瓣心香致祭徐君……張恨水（三四—三五）
一去罷！一志摩……瞿菊農（三五—三八）
懷志摩先生……許君遠（三八—四四）
追悼志摩……劉廷芳（四四—五〇）
哭志摩……吳世昌（五〇—五四）


282655

志摩在家鄉……吳其昌（五六—六〇）
徐志摩先生近一年中在北大的鱗片……莽莽（六〇—六二）
弔志摩……陳夢家（六二—六三）
輓徐志摩先生……嚴既澄（六三）
追懷志摩……張壽林（六三—六五）
悼徐志摩先生……翟永坤（六五—六六）
悼詩人徐志摩……季珊（六六—六八）
關於哀悼志摩的通訊
（一）……梁實秋（六八）
（二）……沈從文（六八—六九）
編後……瞿冰森（六九）
想到志摩的歸宿（通信之三）……程朱溪（六九—七〇）
哀志摩……方瑋德（七〇）
我哭志摩……盛成（七〇—七一）
詩人！今朝來哭你……吳十星（七一）
詩的毀滅……陳豫源（七一）
哀志摩……黃秋岳（七一—七二）
挽徐志摩君……吳宓（七二）
哀志摩……李釋戡（七二）
挽徐志摩……凌宴池（七二）
哀思……謝飛（七二—七三）
獻給我們已死的詩聖……鍾辛茹（七三）
徐志摩紀念獎金章程草案……（七三）

# 獻辭

瞿冰森

志摩！誰也沒有想到生龍活虎的你會死。起先我還不相信，因爲那實在太兀突，太奇怪，太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接到了濟南的朋友來信說在壽佛寺看見了你的遺容以後，才知道你的死是無可致疑的了。

你死的消息傳佈出來以後，朋友中沒有一個不爲你悼惜的。有的痛哭，有的嘆惜，有的至今還沒有解開他那憂鬱的心情。志摩！你爲什麼竟離開我們走了。一說也奇怪，當我聽到了你死去的消息的那天晚上，我曾經夢見你生還，敘述你乘機遇險的始末，活像你自知所描寫的：『天上的一點子黑的已經追近我的頭頂，形成了一架鳥形的機器，忽然機沿一側一線光直往下注，砌的一聲炸響。——炸碎了我在飛行中的幻想，青天裡平添了幾堆破碎的浮雲』（見「想飛」）

從濃霧裡飄下了一大堆灰塵。這是多活現的夢境！

居差不多是誰都承認的，志摩！你是我國文壇上最有發展希望的人，你已有的著作，不過是你的發端，你將來一定有更偉大的成功！想不到你現在竟遭了這意料不到的慘禍。你的死，怎能說不是我國文壇上的損失呢！

關於你的言行，你的爲人，你的風趣，你的學問，你的詩歌，你的散文，你的戲劇，你的小說都有你的朋友在追悼你的文字裡說過了。所以用不着我再詳細述說。從今後，朋友們都願意盡他們在文學上責任，以慰你在天之靈。

最後，我用你的詩句，僅改了幾個字來悲悼你。

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愛寵；
卅六年小住，只是曇花之偶現，
淚花裡想見你笑歸仙宮。

冰森是你的一個小朋友，志摩！我將永遠默念着你。

# 追悼志摩

胡適之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再別康橋）

志摩這一回眞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裡，在那迷濛的大霧裡，一個猛烈的大震動了，三百匹馬力的飛機墜在一座終古不動的山上，我們的朋友額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槍傷，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覺。半空中起了一團天火，像天上隕了一顆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們的志摩和他的兩個同伴就死在那烈燄裡了！

我們初聞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會死的這麼慘酷。但在那幾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過去之後，我們忍不住要想，那樣的死法也許只有志摩最配。我們不相信志摩會一悄悄的走了一，也不忍想志摩會死一個「平凡的死」。死在那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霧籠罩着，大火焚燒着，那撞不倒的山頭在旁邊冷眼瞧着，我們新時代的新詩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種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壯的了。

志摩走了，我們這個世界裡被他帶走了不少的雲彩。他在我們這些朋友之中，眞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永遠是可愛。他常說，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們也不知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可是狂風過去之後，我們的天空變慘淡了，變寂寞了，我們才感覺我們的天上的一片最可愛的雲彩被狂風捲去了，永遠不回來了！

這十幾天裡，常有朋友到家裡來談志摩，談起來常常有人痛哭。在別處痛哭他的，一定還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這樣哀念他，只是因爲他的爲人整個的只是一團同情心，只是一團愛。葉公超先生說

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於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論氣。

胡適伯先生說，

尤其朋友裡缺不了他。他是我們的連索，總是黏着性的，發酵性的。

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裡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熱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見面。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誰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誰也不能避開他的黏着性。他總是和

事老，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他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妬忌。他的無窮的同情，使我們這些多疑善妬的人們十分慚愧，又十分羨慕。

他的一生是愛的象徵。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喊發了萬仞的高興，
我撕破了我的衣裳，
我衝破了重重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見你！

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
哭泣，赤裸，襤褸的衣衫，
他叫我「抵」，眼裡亮着愛——
上帝，他眼裡有你！
（他眼裡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裡曾說他的心境是「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異端的頹廢」。這句話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觀眞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裡，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

社會上對於他的行爲，往往有不能諒解的地方，都只因爲社會上批評他的人不會懂得志摩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他的離婚和他的第二次結婚，是他一生最受社會嚴厲批評的兩件事。現在志摩的棺已蓋了，而社會上的議論還未定。但我們知道這兩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這兩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單純理想的追求。他萬分誠懇的相信那兩件事都是他實現他那「美與愛與自由」的人生的正當步驟。這兩件事的結果，在別人看來，似乎都不會能夠實現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們還忍用成敗來議論他嗎？

我忍不住我的歷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點神聖的歷史材料，來說明志摩決心離婚時的心理。民國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議離婚，他告訴她，他們不願意繼續他們的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他只識一自由之值還值自由」，他認爲這是

彼此重見生命之照光，
不世之榮業」。他說：
故轉夜爲日，轉地獄爲天堂，直指顧間事矣。……眞生命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眞幸福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眞戀愛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這信裡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覺得那沒有愛又沒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毀他們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決心，要把自由值還自由，要

「確自由求得他們的眞生命，眞幸福，眞戀愛。

後來他回國了，婚是離了，而家庭和社會都不能諒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離婚的夫人通信更動，感情更好。社會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愛護的學生，所以民國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寫一封很長很懇切的信去勸他。在這信裡，任公提出兩點：

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於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

其二，戀愛神聖爲今之少年所樂道。……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蒸騰突，而得滿足得甯帖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

任公又說：

嗚呼志摩！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爲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沈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挫折數次，生意盡矣，鬱邑侘傺以死，死爲無名。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復能自拔。嗚呼志摩，可無懼耶！可無懼耶！

（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爲是追求一種『夢想的神聖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幾次挫折，就會死，就會墮落。所以他以老師的資格警告他：「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

但這種反理想主義是志摩所不能承認的。他答復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他說：

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鬥者，非特求免因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

人誰不求庸德？人誰不安現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認戀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說：

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創造培養出來的。他對任公說：

嗟夫吾師！我脅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飼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殺滅其希望，汙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惡，流入卑汚，其幾亦窟

矣！

我今天發表這三封不曾發表過的信，因爲這幾封信最能表現那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須有愛，必須有自由，必須有美；他深信這種三位一體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純潔的心血培養出來的。——我們若從這個觀點來觀察志摩的一生，他這十年中的一切行爲就全可以了解了。我還可以說，只有從這個觀點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爲；我們必須先認清了他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方才認得清志摩的爲人。

志摩最近幾年的生活，他承認是失敗。他有一首「生活」的詩，說的暗慘的可怕：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闖入，你感可徇許，
手們索著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腦膽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爲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他的失敗，也應該使我們對他表示更深厚的崇敬與同情，因爲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這信心，冒了絕大的危險，費了無數的麻煩，犧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犧牲了家庭的親誼和人間的名譽，去追求，去試驗一個「夢想之神聖境界」，而終于免不了悽酷的失敗。他的失敗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失敗，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觀的失敗。他的失敗是因爲他的信仰太單純了，而這個現實世界太複雜了，他的單純的信仰禁不起這個現實世界的摧毀；正如易卜生的詩劇Brand裡的那個理想主義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間處處碰釘子，碰的他焦頭爛額，失敗而死。

然而我們的志摩「在這恐怖的壓迫下」，從不曾叫一聲「我投降了」！他從不曾完全絕望，他從不曾絕對怨恨誰。他對我們說：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

是的，他不曾低頭。他仍舊昂起頭來做人；他仍舊是他那一團的同情心，一團的愛。我們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團體做事，他總是仍舊那樣熱心，仍舊那樣高興。幾年的挫折，失敗，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愛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舊繼續他的歌唱。他的詩的作風也更成熟了。他所謂「初期的淘湧性」固然是沒有了，作品也減少了；但是他的意境變深厚了，變致變淡遠了，技術和風格

都更進步了。這是讀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覺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個眞的復活的機會」。他說：

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着開始了跳動。

我們一班朋友都替他高興。他這幾年來，想用心血澆灌的花樹也許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別的園地裡種出了無數的可愛的小樹，開出了無數可愛的鮮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個時代是幾乎銷沉了；但他的歌聲引起了他的園地外無數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麗的唱。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興。

誰也想不到在這個最有希望的復活時代，他竟丟了我們走了！他的猛虎集裡有一首詠一隻黃鸝的詩，現在重讀了，好像他在那裡描寫他自己的死，和我們對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們靜着望，
怕驚了他。
但他一開口，
斷破遠空，化一朵彩雲；
他飛了，不見了，沒了——
像是春光，火燄，像是熱情。

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眞是一片春光，一團火燄，一腔熱情。現在難道都完了？

決不！決不！志摩最愛他自己的一首小詩，題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岡劇本裡，在那個可愛的孩子阿明臨死時，那個瞎子彈着三絃，唱着這首詩：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詩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朋友們，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會永遠留在我們心裡，他放的光亮也會永遠留在人間。他不會白來了一世。我們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說不會白來了一世。我們忘不了他和我們

在那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5

# 志摩眞的不回來了嗎？

叔華

志摩，你眞的死了嗎？誰會相信，像你這樣一個有生氣的人會死了的。得到這消息時，我就不信，可是問了幾處，都答說是眞的，回電已證明了。可是我仍然不能信，我騙自己說，『也許這孩子覺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點玄虛來嚇一嚇他的朋友吧！

再說，他那裡像會死的人呢？」

「我分明記得你在南去前那天告訴我『明早要御風南去』可是第二天在電話裡你答我說『風太大，吹壞了』。電話裡的帶笑的頑皮聲分明還在我耳朵裡響，那絕不是夢，安知你這一次不會又向我來電話說被風吹回來呢？可是我呆呆等了三天電話，等到去濟南探望的朋友回來，總他們講志摩身體比其餘南人完整多了，竟在空穴裏內度了兩個黑夜（聽到這裡，我不禁說這却是他平日所愛的昏夜夢境，又是聽得到鳥鳥鼠號的荒郊！他時的幻象）可是這憔悴了的朋友，他不得不往下說志摩是已經裝在棺材裡了，上面有塊玻璃，祇看見他的臉。呀，誰會相信有這樣荒唐的事，把這樣一個活迸迸的人兒，裝在一隻不見陽光，不沾風露的木匣子裡？別是那個淘氣精要同志摩開玩笑，故意做出這可怕的東西來惱他吧？志摩，我相信你會跳起來把這一個人收拾收拾的！

我就不信，志摩，像你這樣一個人肯在這時候撇下我們走了的。平空飛落下來解脫得這般輕靈，直像一朵紅山棉（南方叫英雄花）辭了枝柯，這在死的各色方法中也許你會選擇這一個，可是，不該是這時候！莫非你（我在冥想）在雲端裡真的遇到了上帝，那個我們不肯承認他是萬能主宰的慈善光棍，他要拉你回去，你却因爲不忍甩下我們這羣等待屠宰的羔羊，凡心一動，像久米偵人那樣跌落下來了？我猜對了吧，志摩？

我真不相信你永遠不回來了！志摩！我們這羣人沒有了你這樣一個人，我們怎樣過這日子？你不是對我說過，『我想我們力量雖則有限，在我們告別生命之前，我們總得盡力爲這醜化中的世界添一些子美，爲這賤化的標準墮落的世界添一些子價值』嗎？現在這世界只有一日比一日醜化賤化，爲什麼不須自己時，也會這樣胡

你竟忍心偷偷的先走了呢？你難道不曾知道我們是沒有對現世界下總攻擊的力氣嗎？莫不成你是畏難先逃了？可是我不相信你忍心看看我們跪向撒但跟前討饒，因爲我們活着既沒有勇氣或性氣做出一些事使得撒但咬牙切齒更沒有胆子摸上他那條黑黝黝的道路。我們真不中用呀！志摩！我并不是編些話來哄你歡喜，說你是能幹人，不過我們實在相信你是真的一個自己所說的『同情尋求者……也是一個價值的尋求人』你的性情，脾氣，努力，已經證明你的尋求，有了一些着落（你看見你的幾十個朋友在這幾天內爲你怎樣心碎

吧？）在這種偽促世界裡，凡不是腸肥腹滿白日也作夢的人，誰不是時時望着撞但的偉大暗暗點頭佩服。唉，志摩，我只聽你一個人斷然說過這樣勇敢話：「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質是善不是惡，是美不是醜，是愛不是恨；這也許是我理想的自騙，但即明知是自騙，這騙也得騙，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騙的時候，要不然我喘着氣爲什麼？」（這是抄你給我信上的話）我們就不能像你這樣肯自己騙自己，我們知道是騙着做的就要灰心喪氣，你却不這樣。你平常因爲你的尋求使命，常常做出我們大家不肯做的事，到我們說你笑話你，（雖然這說笑常是大人對自己孩子的態度；）可是在今天我們想到你時。想到你的性氣學蹟，我們都含着淚點頭了。志摩，你也知道嗎？

在三年前的夏夜，志摩，想你還記得吧，我同通伯忽然接到你要過東京一晤的電報，第二天一睜開眼我就說夢見志摩來了。通伯說真的嗎？我也夢見他來呢。說着我們就去接早車，心下却以爲或者要等一整天，誰知人一到車站，你便在迎面來的車裡探出頭來招手了，這事說來像是帶神秘性，或是巧得不可信；可是我們安知不是宇宙間真有一種力——那是科學還沒有方法證明，宗教上或以爲靈異的一種力，在朋友是你尋求的愛，在藝術是你尋求的美呢？志摩，可憐你的話，有風趣的話，我們永遠聽不見了，不然，你的留着一定是我們夢想不到的。完了，完了，『讓你的淚珠圓圓的滴下，爲這長眠着的美麗的靈魂』真可憐吧，我此刻還得用你的話，還你，再也想不出一句美的句子了，也許是永遠想不出了！志摩，你真的不回來了嗎？

十二，三日，二〇年

# 悼志摩

林徽音

十一月十九日我們的好朋友，許多人都愛戴的新詩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悽酷的，在飛機上遇險而死去。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針刺猛觸到許多朋友的心上，頓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的昏黑，哀傷的啊哽鎮住每一個人的嗓子。

志摩……死……誰曾將這兩個句子聯在一處想過！他是那樣活潑的一個人，那樣剛剛站在壯年的頂峯上的一個人。朋友們常常歎訝他的活動，他那像

小孩般的精神和認眞，誰又會想到他死？

突然的，他闖出我們這共同的世界，沈入永遠的靜寂，不給我們一點預告，一點準備，或是一個最後希望的餘地。這種幾乎近於忍心的決絕，那一天不知震驚了多少個朋友的心？現在那不能否認的事實，仍然無情的擋住我們前面。任憑我們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慘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夠仍然接觸到他原來的音容，事實是不會爲體貼我們這悲念而有些須更改；而他也再不會爲不忍我們這傷悼而有些須活動的可能！這難堪的永遠靜寂和消沈便是死的最慘酷處。

我們不迷信的，沒有宗教的望着這死的幃幕，更是絲毫沒有把握。張開口我們不會呼籲，閉上眼不會入夢，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邊沿，我們不能預期後會，對這死，我們只是永遠發匪，吞咽枯澀的淚，待時間來剝削這哀慟的尖銳，痲結我們每次悲悼的創傷。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許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適之先生家裡麼？但是除却拭淚相坐，默然圍坐外，誰也沒有主意，誰也不知有什麼話說，對這死！

誰也沒有主意，誰也沒有話說！事實不容我們安插任何的希望，情感不容我們不傷悼這突兀的不幸，理智又不容我們有超自然的幻想！默然相對默然圍坐……而志摩則仍是死去沒有回頭，沒有音訊，永遠的不會回頭，永遠的不會再有音訊。

我們中間沒有絕對信運命之說的，但是對着這不測的人生，誰不感到驚異，對着那許多事實的痕跡，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智慧的有限。世事儘有定數？世事儘是偶然？對這永遠的疑問我們什麼時候能有完全的把握？

在我們前邊展開的只是一堆堅質的事實：

「是的他十九晨有電報來給我……」

「十九早晨，是的！說下午三點準到南苑，派車接……」

「電報是九時從南京飛機場發出的……」

「剛是他開始飛行以後所發……」

「派車接去了，等到四點半……說機沒有到……」

「沒有到……航空公司說濟南有霧……很大……只是一個鐘頭的差別；下午三時到南苑，濟南有霧！誰相信就是這一個鐘頭中便可以有這麼不同事實的發生，志摩，我的朋友！」

他離平的前一晚我仍見到，那時候他還不知道他次晨南旋的，飛機改期過三次，他曾說如果再改下去，他便不走了的。我同他同由一個茶會出來，在

總布胡同口分手。在這茶會裡我們請的是爲太平洋會議來的一個柏雷博士，因爲他是志摩生平最愛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兒的姊丈，志摩十分的慇懃；希望可以再從柏雷口中得些關於曼殊斐兒早年的影子，只因限於時間，我們茶後匆匆的便散了。晚上我有約會出去了回來時很晚，聽差說他又來過，適遇我們夫婦剛走，他自己坐了一會，喝了一壺茶，在桌上寫了些字便走了。我到桌上一看：——

『定明早六時飛行，此去存亡不卜……』我怔住了，心中一陣不痛快趕忙給他一個電話。

「你放心」他說「很穩當的，我還要留着生命看更偉大的事蹟呢，那能便死？……」

話雖是這樣說，他却是已經死了整兩週了！

凡是志摩的朋友，我相信全懂得，死去他這樣一個朋友是怎麼一回事！

現在這事實一天比一天更結實，更固定，更不容否認。志摩是死了，這個簡單慘酷的實際早又添上時間的色彩，一週：兩週，一直的增長下去……

我不該在這裡語無倫次的儘管呻吟我們做朋友的悲哀情緒。歸根說，讀者抱着我們這些文字看，也就是像志摩請柏雷一樣，要從我們口裡再聽到關於志摩的一些事。這個我明白我只怕我不能使你們滿意，因爲關於他的事，動聽的，使青年人知道這裡有個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實在太多，決不是幾千字可以表達得完。誰也得承認像他這樣的一個人世間便不輕易有幾個的無論在中國或是外國。

我認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時候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尚未去康橋。我初次遇到他，也就是他初次認識到影響他遷學的迷更生先生。不用說他和我父親最談得來，雖然他們年歲上差別不算少，一見面之後便互相引爲知己。他到康橋之後由迷更生介紹進了皇家學院，當時和他同學的有我姊丈溫君源寧。一直到最近兩月中源寧還常在說他當時的許多笑話，雖然說是笑話，那也是他對志摩最早的一個驚異的印像。志摩認眞的詩情，絕不含有絲毫矯僞；他那種癡，那種孩子似的天眞實能令人驚訝。源寧說有一天他在校舍裡讀書，外邊下了傾盆大雨——這是英倫那樣島國才有的狂雨——忽然他聽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門，外邊跳進一個被雨水淋得全濕的客人。不用說他便是志摩，一進門一把扯着源寧向外跑，說快來我們到橋上去等着。這來把源寧怔住了，他問志摩等什麼在這大雨裡。志摩睜大了眼睛，莫名其妙的高興的說「看雨後

的虹去」。源寧不止說他不去，並且勸志摩趁早將濕透的衣服換下，再穿上雨衣出去，英國的濕氣豈是兒戲志摩，不等他說完，一溜煙的自己跑了！

以伊我好奇的曾問過志摩這故事的眞確，他笑着點頭承認這全段事故的眞實。我問：那麼下文呢，你立在橋上等了多久，並且看到異了沒有？他說記不清但是他居然看到了虹。我詫異的打斷他對那虹的描寫，問他：怎麼他便知道，笑會有虹的。他得意的答問我說「完全詩意的信仰！」

「完全詩意的信仰」我可要在這裡哭了！也就是爲這「詩意的信仰」他硬要藉航空的方便達到他「想飛」的素願！「飛機是很穩當的」他說「如果要出事那是我的運命！」他眞對運命這樣完全詩意的信仰！

志摩我的朋友，本來是，死也不過一個新的旅程，我們沒有到過的，不免過分的懷疑，死不定就比這生存苦，「我們不能輕易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慰」，但是我前邊說過最難堪的是這永遠的靜寂，我們生在這沒有宗教的時代，對這死實在太沒有把握了。這以後許多思念你的日子怕要全是昏暗的苦楚，不會有一點點光明，除非我也有你那美麗詩意的信仰！

我個人的悲緒不竟又來擾亂我對他生前許多清晰的回憶，朋友們原諒。

詩人的志摩用不着我來多說，他那許多詩文便是估價他的天秤，我們新詩的歷史才是這樣的短恐怕他的判斷人尚在我們兒孫輩的中間。我要談的是詩人之外的志摩。人家說志摩的爲人只是不經意的浪漫，志摩的詩全是抒情詩，這斷語從不認識他的人聽來可以說很公平，從他朋友們看來實在是對不起他。志摩是個很古怪的人，浪漫固然，但他人格裡最精華的却是他對人的同情，和藹，和優容；沒有一個人他對他不和藹，沒有一種人，他不能優容，沒有一種情感，他絕對的不能表同情。我不說了解，因爲不是許多人愛說志摩最不解人情麼？我說他的特點也就在這上頭。

我們尋常人就愛說了解；能了解的我們便同情，不了解的我們便很落漠乃至於酷刻。表同情於我們能了解的，我們以爲很適當；不表同情於我們不能了解的，我們也認爲很公平。志摩則不然，了解與不了解，他並沒有過分的誇張，他只知道溫存，和平，體貼，只要他知道有情感的存在無論出自何人，在何等情況之下，他理智上認爲適當與否，他全能表幾分同情。他眞能體會原諒他人與他自己不相

同處。從不會刻薄的單支出嚴格的迫仄的道德的天秤指謫凡是與他不同人。他這樣的溫和，這樣的優容，眞能使千多人慚愧，我可以忠實的說至少他要比我們多數的人偉大許多；他覺得人類各種的情感動作全有它不同的價值放大了的人類的限光，同情是不該只限於我們劃定的範圍內。他是對的，朋友們，歸根說，我們能夠懂得幾個人，了解幾樁事，幾種情感？那一樁事，那一個人沒有多面的看法！

如此說來志摩朋友之多，不是個可怪的事；凡是認得他的人不論深淺對他全有特殊的感情，也是極自然的結果。而反過來看他自己在他一生的過程中却是很少得着同情的。不止如是，他還曾爲他的一點理想的愚誠幾次幾乎不見容於社會。但是他却未曾爲這個而鄙吝他給他人的同情心，他的情性，不曾爲受了刺激而轉變刻薄暴戾過，誰能不承認他幾有超人的寬量。

志摩的最動人的特點，是他那不可信的純淨的天眞。對他的理想的愚誠，對藝術欣賞的認眞，體會情感的切實全是難能可貴到極點。他站在雨中等虹；他甘冒社會的大不韙爭他的戀愛自由；他坐曲折的火車到鄉間去拜哈代，他拋棄博士一類的引誘捲了書包到英國只爲要拜羅素做老師，他爲了一種特異的境遇，一時特異的感動，從此在生命途中冒險，從此拋棄所有的舊業，只是嘗試寫幾行新詩——只是嘗試寫幾行新詩——這幾年新詩嘗試的運命並不太令人踴躍，冷嘲熱罵只是家常便飯——他常能走幾里路去採幾莖花，費許多週折去看一個朋友說兩句話；這些，還有許多，都不是我們尋常能夠輕易了解的神秘。我說神秘，其實竟許是傻，是癡！事實上他只是比我們認眞，虔誠到傻氣，到癡！他愉快起來他的快樂的翅膀可以碰得到天，他憂傷起來，他的悲感是深得沒有底。尋常許價的衡量在他手裡失了效用，利害輕重他只有他的看法，純是藝術的情感的脫離尋常的原則，所以往常人常聽到朋友們說到他絕愛帶着嗟嘆的口吻說「那是志摩，你又有什麼法子！」他眞的是個怪人麼？朋友們，不，一點都不是，他只是比我們近情，近理，比我們熱誠，比我們天眞，比我對萬物都更有信仰，對神，對人，對雲，對自然，對藝術！

朋友們我們失掉的不止一個朋友，一個詩人，我丟掉的是個極難得可愛的人格。

至於他的文品全是抒情的麼？他的興趣只限於情感麼？更是不對，志摩的興趣是極廣泛的，就有幾

件，說起來，不認得他的人便要奇怪。他早年很愛數學，他好終極喜歡天文他對天上星宿的名字和部位就認得很多，最喜著夜觀星，好幾次他坐火車都是帶着關於宇宙的科學的書。他曾經瘋過勞因士坦的相對論，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寫過一篇關於相對論的東西登在民鐸雜誌上。他常向思成說笑：「任公先生的相對論的知識還是從我徐君志摩那篇大作上得來的呢，因爲他說他看過許多關於愛因士坦的哲學都未曾看懂，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今夏我在香山養病，他常來閑談，有一天談到他幼年上學的經過和美國克來克大學兩年學經濟學的景況，我們不竟對笑了半天，後來他在他的猛虎集的序裡也說了那末一段。可是奇怪的，他不像許多天才，幼年裡上學，不是不及格，便是被斥退，他是常得優等的，聽說有一次康乃爾暑校裡一個極嚴的經濟教授還寫了信去克來克大學教授那裡恭維他的學生，關於一門很難的功課，我不是爲志摩在這裡誇張，因爲事實上只有爲了這樁事，今夏志摩自己便笑得不亦樂乎！

此外他的興趣對於戲劇繪畫都極深濃，戲劇不用說，與詩文是那麼接近他領略繪畫的天才也頗可觀，後期印像派的幾個畫家他都有極精密的愛惡，對於文藝復興時代那幾位，他也很熟悉，他最愛鮑提且利和達文爲。自然他也常承認文人畫畫常是間接的受了別人論文的影響，他的，就受了法蘭（Roger Fry）和斐德（Walter Pater）的不少。對於建築審美他常常對思成和我道歉說『太對不起我的建築常識全是Ruskins那一套』。他知道我們是最討厭Ruskin的。但是爲看一個古建的殘址，一塊石刻，他比任何人都熱心，都能靜心領略。

他喜歡色彩雖然他自己不會作畫，暑假裡他曾從杭州給我幾封信，他自己叫它們作「描寫的水彩畫」，他用英文極細緻的寫出西桑田的顏色，每一分嫩綠，每一色秋黃，他都仔細的觀察到。又有一次他望着我園裡一帶斷牆半晌不語，過後他告訴我說，他正在默默讚會，想要描寫那牆上向晚的艷陽和剛剛入秋的藤蘿。

對於音樂中西的他都愛好，不止愛好他那種熱心便喚醒過北平一次——也許惟一的一次——對音樂的注意，誰也忘不了那一年，客拉司拉到北平在真光拉一個多鐘的提琴。對舊劇他也得算「在行」，他最後在北平那幾天我們曾接連的同去聽好幾齣戲回家時我們討論的熱鬧比任何劇評都誠懇都起勁。

誰相信這樣的一個人，這樣忠實於「生」的一個人，會這樣早的永遠的離開我們另投一個世界，永遠的靜寂下去，不再透些須聲息！

我不敢再望下寫，志摩若是有靈聽到此他年輕許多的一個小朋友拿着老聲老氣的語調談到他的爲人不覺得不快麼？這裡我又來個極難堪的回憶，那一年他在這同一個的報紙上寫了那篇傷我父親慘故的文章，這夢幻似的人生轉了幾個灣，曾幾何時，却輪到我在這風緊夜深裏提弔他的慘變。這是什麼人生？什麼風濤？什麼道路？志摩，你這最後的解脫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聰明我該當羨慕你才是。

# 戲劇界裏的徐志摩

余上沅

——死固人生不免事，於君只覺太倉卒！——

民國十五年夏天志摩和我們一班朋友在北平「晨報」附刊裡辦了一個「劇刊」。他在第一期做了一篇「劇刊始業」，篇末他說：『我於戲劇是一個嫡親的外行，既不能編，又不能演，實際的學問更不必問；我是絕對的無用的一個。阿，但是，要是知道我的熱心，朋友，我的熱心……』（見新月書店出版「國劇運動」。）

志摩對戲劇的熱心是早已證明了的。譬如，藝術學院戲劇系的成立，這件在中國破天荒的創舉，最得力的，他是一個。至於他說對戲劇是一個嫡親的外行，那是君子人常有的謙虛。在中國演戲的機會本來極少，但是他演過太谷爾的一契玦瑣一，並且幫過幾次忙演的忙。實際的學問雖不是他的本行，可在「劇刊始業」一那篇文章裡，已然看得出他對戲劇藝術的了解是正確的。假如一切『嫡親的外行』，『絕對的無用的』，都有他那樣的熱心，他那樣的正確了解，中國的戲劇進展，也不會這樣慢了。

在編劇方面，志摩惟一的作品是「卞昆岡」（新月書店出版）。我在那本戲的序裡說，「我不希望「卞昆岡」有人把它當一件傑作，因爲作者這有無窮的希望，而這個無窮的希望又是在「卞昆岡」一種可以感覺得到的。」在結構上，因爲他缺乏舞台的經驗，自然還不免不大經濟，但是這並不足爲害；技術是可以學習的，只要給他一次認眞排演的機會，他第二篇寫一定會有驚人的進步。這個推測，雖然（萬分可惜！）如今再也不能證實了，但是我有相信是這樣的理由。

要成功一個戲劇家，基本條件是詩人的氣魄；志

聲就有這個基本條件。像卞昆岡，阿明，李七妹，甚至於瞎子老周，這些人物，沒有詩人的氣魄，是絕對不敢描畫。卞昆岡愛他的前妻青娥，懇切熱烈到了萬分，却又怕對不住他的娘，對不住良心，終於拿把不住，娶了那顛狂陰狠的李七妹。只苦了小機伶的阿明，給地害瞎了眼不算，還讓他做了祭祀凶器的神道的小羔羊。瞎子心上明白，這是一腳流血的悲劇！悲憫。恐怖，看了要叫你靈魂動搖，滌淨；這是作者的力量。

在技術上說，「卞昆岡」也有很多可愛的地方，譬如在四幕尾上，試驗阿明的眼睛到底好沒好那一段，就是頂好的例：

卞：他們佛都保佑。咱們把他包的布去了看看好不好？

殿：去了包布好不好，阿明？

明：好，去了試試，這回我一定看得見了，這回打你們回來我就沒有見過你們。快去了吧，爸爸。（卞殿合蹲侍一邊，卞解去布縛，手發抖。）

明：怎麼爸爸你發着抖哪？（布已解去，阿明雙目緊閉，卞殿疑喜參半。）

卞：阿明！你慢慢的睜開試試！（阿明徐張眼，光線如故，卞狂喜。）

殿：阿明，你看見我們不？

明（激壓）阿我——見。（但眼雖張而瞳孔呆，卞殿相視。卞以手指點阿明眼前，不瞬。）

卞：你真的見嗎？

明：不——我會見的，爸爸。

卞：那你現在還看不見？

明：我——見。（卞躍起，趨宝邊，倚壁上。）

卞：明兒你見我不？

明（驚聲舉手向空中手指）：你在那兒，爸爸。

卞（復興奮）：老殿，知知道，他初睜開，近的還不見，遠的倒瞧得見。

殿：這許是的，你再試試他。（卞空手舉起。）

卞：阿明？

明（現笑容）：爸爸！

卞：我手裡拿的什麼東西？（阿明略頓。）

殿：你爸爸手裡拿的什麼東西，你看不看見？

明（激聲）：我看——見。

卞：那你說呀，我手裡是什麼？

明（似悟）：一根棍子！

卞（極苦痛）：天呀！（更不能自持，抱頭伏牆泣。殿亦失望。阿明倉皇伸手向空摸索。）

明：爸爸，爸爸，別結，別結！（幕下。）

這種委婉曲折，越逼越緊的地方，是「嫡親的外行」做得到的嗎？

全篇到處都充滿了這一類的想像，畫圖，詩意：「一個大地球扁了」，「太陽都快沒了，那山上起了雲，好像幾個人騎着馬打架呢，都快黑了，像是戴了頂帽子，白白的」，「山裡的石榴花開得多大，通紅的一片」，「這山頂都見了底了」，「什麼青蛾黃蛾的，你上墳堆裡找去」，「打頭兒是青鵝白鵝的胡叫，一忽兒手伸來了，直摸我這兒，嘴裡說一讓我親親你那小多多兒，讓我親親你那小多多兒」，「麻雀兒噪得萬害，太陽都該上來了。昨晚上刮了一宿的大風，一路上全是香味：殺人的香味，姦淫的香味，種種罪惡的香味」……在中國新的

劇擅上，像這樣學富的有多少？

至於對話，雖然不能說是百分之百的國語，但是在神情逼眞，恰合身分上是很成功的。（不過關於這一層，據志摩說，那是他的夫人陸小曼女士的貢獻。）要修飾到字字國音準確，如果有此必要的話，也並不難，只須一次認眞的排演不。但文字上可以訂正許多疏漏，就是結構上也是如此。

但是，這都成了過去了！這不但是志摩的遺憾，也是我們戲劇界的遺憾。

一篇戲劇在沒有上演以前，本來只能算是未完成的作品，最後訂正，非在上演以後不可。因此志摩同我計畫排演「卞昆岡」不止一次。最初是三年前在上海，我負責準備這件事，有王泊生，萬籟天諸君擔任演員，阿明定何競武君的女公子何婉女士擔任。但是李七妹總約不妥，又加之志摩本人到美國去了，於是作爲罷論。今年舊事重提，並且經北平小劇院選定；「卞昆岡」的角色雖不能完全照志摩的希望配齊，但是小劇院把最難覓人的兩個角色都覓着了，總算不很容易。十月間練習開始了，志摩親自到了，他那時興高采烈，還替人念老太太的對話，念瞎子老周的對話。誰料想到剛要完成一件作品的徐志摩先生，居然遭了這個慘變呢！

這個排戲的地點就是我的書房，我現在坐着寫字的椅子，就是不到一個月以前，志摩坐着和我談排戲的椅子，——他那活躍的神情，說話的音調，一點一點都還在我的眼前，在我的耳邊！志摩！難道我們五六年來共同在戲劇上的努力，就這樣中止了麼？

不，北平小劇院決定公演「卞昆岡」來紀念這位作家，雖然目前因爲戒嚴的關係不得不暫時停頓。因爲得不到合適的舞台，我們不敢說有很大的成功的把握，但是，這件作品，一定能給後起者許多啓發；又安知新戲劇的成功，「卞昆岡」不正是一個起點？

志摩那天說，「我的劇本可以改的。」這句話不但可以表示他的虛心，並且表示他深知在沒有排演以前，戲劇不能認爲完成，除非積過多次的舞台經驗，才敢說寫出來就有把握。這個教訓，願戲劇界的同志都虛心承受。

志摩的生活，志摩的詩文，志摩的信札，志摩的友誼，無一不值得敘述，我相信都有人敘述的。我同他五六年來的交往，差不多都以戲劇爲主；其實他本身就充滿了戲劇，他的生死都是如此。同他交往，就如同浸在戲劇裡面，叫人在不知不覺之中；

得到一種愉快，悲劇的，喜劇的，都有。如今幕閉了，滿場的人回了家去，沒有一個人不覺得是感受了一種觸動，心裡十分難受，只口裡說不出——啊，我們的劇中主人翁，在沒有料到的時候，遭了慘禍！

志摩的早死，是戲劇界的一個大損失。

十二月一日夜

# 我們所愛的朋友

孟和

我們誰也沒有預料到活潑潑的，充滿了生命的志摩，會這樣的驟然的斷送了他的性命，脫離了這個塵俗的世界，留下了無數的愛他，捨不了他的朋友。我們不特沒有預料，就是在這個不幸的，悲慘的消息千真萬確的證實了以後，我們還是懷疑，總覺得不能相信，不，實在是不願意相信。

唉！志摩這個人太靈活了，在我們的生命上太真實了。他在我們的生命裡所造成的深刻的印象永遠要清楚的存留在我們的意識裡，不能消滅的了。他的慘劇的消息最初傳到我們的耳朵，不消說，是青天的一個霹靂。他一時竟完全籠罩了國難的憂憤。我們驚愕的完全發昏了。活鑒活現的志摩，我們再也不會見面，談話，不會有塵世的物質的接觸，實在不能想像。在他飛向南京的前一天，他還與我們做了三小時的有時趣味橫生的，有時鄭重的談話；在他飛去以後，我們還天天渴望着他的歸來，盼望他繼續着他到北平後一年以來在我們朋友生活中，所添給的新的，生命的興趣。但是消息告訴我們說他已經不在人世了。

靈耗打得我們發昏，打得我們淌流熱淚。但是我們還是不願意相信。當關於他的靈耗接二連三的遞到的時候，我們才認識造物的殘暴，使志摩不能再回到人世。這真的志摩竟被更這真的飛機遇險所克服了。我們的意識裡，不斷的想像他的慘死，想像他的出乎意外的最後的一分鐘或幾十秒鐘的苦痛及與死的掙扎，推論他的悲劇的意義，他的原因與結果。每一轉念都是淒慘，發是傷感。但是我們的下意識裡，還時時想念着活躍的志摩。他的笑聲，他的伶俐的談話，彷彿又打動了我們的耳鼓；他的白皙的有神氣的面龐，他的特有的高凸的鼻子彷彿極

清楚的映在我們的眼前。若在夢中，此種景象還可有較長時間的殘留，好像是一時的安慰；若在白晝，則一霎那間，意識便要復辟，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志摩一去不復返了。他的軀體雖死，可是他的優美的人格，至少在對於他有親密的認識的朋友中，永遠留着深刻的不能泯沒的痕跡。他的優美的人格曾燃照了他所來往的朋友的生命，曾增益了他們的生命上不少的可寶貴的經驗。我們所要說的，不是志摩的文學的造詣，他的詩的風格，他的散文的美麗，他的用字的伶巧，這些自有專家來品題。我們所要說的，也不是志摩的談吐的詼諧與趣味，他的議論的精采，他的思想的敏銳，這些凡是與他有過一面之緣的都是不能輕易忘記的。我們現在所要特別提出的，乃是他的作人。

志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臘主義的影響，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在生命中求得最豐富的經驗。他在尋求各種經驗的時候，當然不是漫無取捨，當然不是對於一切經驗，均待遇平等，他有他的一定的標準，一定的偏向。志摩不是一個哲學家的尋求理智，他是一個藝術家的尋求情感的滿足。他所要求的是情感有所寄託，有所發洩，感覺得到舒服的刺激。感覺與情感既然是志摩生命的重心，所以他不得不時時在求興奮。普通求興奮的人常用物質的方法麻醉，但是情感界所需要的興奮，却不是市上發售的麻醉劑所能奏效。麻醉劑的效用只是減少生命的活動，使他昏瞶，沉睡，甚而至於完全停頓。我們不能想像求豐富的生命經驗的志摩會用麻醉的方法求滿足。他所尋求的乃是時時變化的，繼續的換花樣的刺激。他的好訪友，好傾談，好讀新的出版物，好遷動，好號召友朋，好組織不拘形式的集會，無處不是他的尋求刺激的表現。至於他的歡喜航空——竟致送掉他的性命的航空——也只是要尋求他的生命上新的經驗。

在他的不斷的尋求刺激與興奮之中，志摩似乎也常顯露他的特別脾氣。他所愛的是人生的美麗。他的態度可以說是哈代的對照。他詠哈代曾說

「爲什麼放着甜的不嘗，
暖和的坐兒不坐，
偏挑那陰凄的調兒唱，
辣味兒辣得口破，」
（猛虎集一〇八頁）

正因爲他自己所尋求的都是陽光，暖和，甜蜜，美麗，一切人生的美。他永遠設法避開人生的醜陋，正如小兒避開像貌猙獰的偶像一般。他不單是怕看見醜陋或蠢笨，——實在

說人大概都是怕看見人生的這一方面的——他直是不看，不加理會。志摩不看人生的醜惡證明了他是一個不含糊的理想主義者。他所追求的是人生的美，所以他所惴惴不安的便是打破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他永遠希望他所尋到的是神奇，新穎，奧妙，聰明，美麗，一切人生的寶貝，而不願有與他們相反的出現；他更希望他所尋到的永遠保持着他們的神奇，新穎，奧妙，聰明，美麗，而不願他們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綻；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滅不是志摩所能受的。

一個永遠尋求新的興奮的人當然最怕平凡。規則的生活與志摩的性格是格格不相入的。我們若想像志摩每天早晨拿着皮鞄到公事房，過衙署式的生活，晚間回家同老婆孩子相聚，過十九世紀的家庭生活，不特是滑稽之極，實在是褻瀆了志摩的可愛的性格。這樣無聊的，平庸的，缺乏生命興味的存在只是傖夫，俗子的份，沒有志摩的。

我們說志摩的生命是求刺激，求美感，但是我們還應該說，他的生命是不斷供給他的朋友們優美的印象與感覺。志摩的一生不是自我中心的取者，實在是十二分利他的與者。他追求人生的美，追求快樂，但是他到處顯露他自己的美，造出快樂供識者的欣賞與採用。他的禮貌，舉止，態度，言語，無處不與人以快感。他是一切人的朋友，我們難以想像有人會作他的仇敵。不相洽的性格或者不能認識志摩性格的眞價值，但是他的春風的和煦，陽光的滿照，凡是遇見他的，沒有不覺得的。這便是他的眞正的魔力。這個稀有的魔力這次引出多少朋友們的悲泣。

可惜的是人生的刺激究竟是有限的。他的朋友固然可以永遠的從志摩得到人生的快感與安慰，但是他自己，敏銳的感覺與濃厚的情緒，却不能永無停息的尋到興奮的滿足。年事日長，經驗日增，任你是如何堅强的理想主義者，也要受幻滅的脅迫，與生命的陳腐。在今年八月間，他由上海寄來的一封信裡，曾流露了這樣的感覺：

『年輕的時候還好些，什麼事都在生長，每天可以得到新知識，每年得到新朋友。等到一進中年，雖不定是常言說的事事俱非，但生活範圍的趨向狹窄，是不容易否認的』。

咳！志摩的精神已經漸入老境了。這樣的自白，在志摩的人生觀，實在是再大沒有的幻滅了。他所以要在他的已經豐富的生命經驗上，再趁早多尋些新

的興奮。他這次向南的飛行與南京的小住，據他自己的報告，果然曾得到不少有價值的經驗；航空的快適，名貴的欣賞，朋友的會談，都留給他快美的痕跡。但是誰想到這次歸途大慘劇竟將志摩在塵世上興奮的尋求給戛然中斷了呢？

濟南號的出險結束了一個美的可愛的靈魂，但我們覺得我們生命上發見了不可彌補的真空，而這卑汚的世界消失了一個高貴的人格。

# 悼志摩

西諦

我萬想不到要追悼到志摩！他的印象，他的清麗的略帶蒼白的面容，他的爽朗可喜的談笑，還活潑潑的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和他最後一次的見面是在四個禮拜以前，適之先生的家裡。他到了北平，便打電話來找我。我在他房裡坐了兩三點鐘。我們談的話都是無關緊要的，但也都是無顧忌的。他的態度仍如平常一般的愉快，無思慮。想不到在四個星期之後，我們便永遠的再見不到他了！——我們住在絕下的人，消息真是遲鈍，便連他南下的消息也還不曾聽到過呢。我還答應過清華的同學，說要找他來講演。不料這句話剛說得不到幾天，我們便再也聽不到他的談吐，他的語聲了！

地山告訴我說，他最後見到志摩的一天，是在前門的擁擠的人羣裡。志摩和梁思成君夫婦同在着。

『地山，我就要回南了呢。』志摩說。

『什麼時候再回到北平來？』

志摩悠然的帶着玩笑似的態度說道：『那到說不上。也許永不再回來了。』

地山覆述着最後這句話時，覺得志摩的話頗有些『語讖』。

前天在北海的橋上，遇見了鐵岩。我們說到了志摩的死。鐵岩道，

『事情是有些可怪。志摩的臉色不是很白的麼？我最後的一次見到他時，覺得他的臉上彷彿罩上了一層黑光。』

這些都是事後的一種想當然的追憶，未必便是真實的預兆。也許我是太不細心了，這種的預兆，壓根兒便不曾在我的心上飄浮過。

其實，志摩的死也實在太突然了，太意外了，致使我們初聞的時候，都不會真確的相信。我見到報紙後，立即打電話去問胡宅：

『報紙上載的徐志摩先

生的事靠得住麼？』

回覆的話是：『靠得住的，徐先生確已逝世了』。

『有什麼人到濟南去料理呢？』

『去的是張慰慈，張奚若幾位先生。』

當我第一天見到報紙載着一架飛機失事了，死了兩個機師，一位乘客的事時，只是慨嘆而已。誰想得到那位乘客便會是志摩！

志摩不死於病，不死於國事，不死於種種的『天災人禍』之中，而死於空中，死於烈焰騰騰，火星亂迸的當兒，這眞一個不平凡的死，且是一個太無端的死。

我們慨嘆於一位很有希望的偉大的詩人的逝去，但我們也不忍因此去責備任何人。責備又何所用呢？

志摩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凡是和他見過面的人，都要這樣說。

他寬容，他包納一切，他無機心，這使他對於任何方面都顯得可以相融洽。他鼓勵，他欣賞，他讚揚任何派別的文學，受他誘掖的文人可眞是不少！人家誤會他，他並不生氣，人家責罵他，他也能寬容他們。詩人，小說家都是度量狹小得令人可怕的，志摩却超出於一切的常例之外，他的度量的淵淵，頗令人難測其深處。

他在上海發起『筆會』。他的主旨，便在：使文人們不要耗廢時力於因不相諒解而起的爭鬥之中。他頗想招致任何派別的文學家，使之聚會於一堂，俾得消泯一切無謂的誤會。他很希望上海的『左翼』文人們，也加入這個團體。同時，連久已被人唾棄的『禮拜六』派的通俗文士們他也想招致。雖然結果未必能如盡如他意，然他的心力卻已費得不少了。

在當代的文壇上，像他那樣的不具有『派別』的旗幟與偏見的，能夠融洽一切，寬容一切的，我還沒見過第二個人。

他是一位很早的文學研究會的會員，但他同別的會社也並不是沒有相當的聯絡；他是一位新月社的最努力的社員。但他對于新月社以外的文學運動，也還不失去其參加的興趣。

他祇知道『文學』，他祇知道爲『文學』而努力，他的動機和興趣都是異常的純一的，所以他決不會成爲一位偏執的人。

許多人對于志摩似乎都有些誤會。

有的人誤會志摩是一個華貴的一公子哥兒：他們以爲他的生活是異常愉快與豐富的，他是不必一待米下鍋一的，他是不必顧慮到他的明天乃至明年以後的生計的。在表面上

看，這種推測倒未必錯。他的外表，他的行動，似是一位十足的「公子哥兒」。可惜他做一公子哥兒的年代未必很久。他的父母的家庭的情況，倒足以允許他做一位無憂無慮的一公子哥兒。但他卻早已脫去了家庭的羈絆而獨立維持着他自己的生計。他在最近三五年裡，我曉得，常是爲衣食而奔走于四方。他並不充裕，他常要得到稿費以維持家計。有一個時期，他是靠着中華書局的不多的編輯費，做他的主要的生活費。有一個時期，他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間，每星期要往來京滬路一次，身兼中大與光華兩校的教席，爲的是家計！

有的人誤會志摩是一位像春天的蝴蝶般的無憂無慮的人物。他們以爲：志摩的生活既極華貴，舒適，他的心地更是優遊愉快；似沒有一絲一抹的憂悶的雲影曾飛浮過他的心頭。我們見到他，永遠見到的是恬靜若無憂慮的氣度，永遠見到的是若莊若諧的愉快的笑語與風趣盎然的談吐。其實在志摩的心頭，他是深蘊着『不足與外人道』的苦悶的。他的家庭便够他麻煩的了；他的家庭之間，恐怕未必有很恰愉的生活，（請恕我這樣的說）有好幾年了，他祇是將黃連似的苦楚向腹中强自咽下，他決不向人前訴過一句。也虧得他的性情本來是樂天的，所以常只是以『幽默』來替換了他的『無可奈何的的輕喟』。這在他的近幾年的詩裡有隱約的影子存在着，我們都可見得出。

更有的人誤會志摩祇是一位歌誦人世間的光明的詩人，祇是一位像站在陽光斑斑爛爛的從樹葉縫中窺射下去的枝頭上的鳥兒似的，僅是轉唱着他自己的愉快的清歌。這個誤會我們也可以將志摩自己的許多詩與散文去消釋了牠。志摩的生活並不比生在這個大時代的任何人愉快得多少，他對于人世間的事變，其感受性的敏捷也並不下于感受性最敏捷的人們。他所唱的並不全是歡歌，特別是這幾年，他的詩差不多常是充滿了肅殺消極的氣分。下面是一個例：

陰沉是暗毒蛇似的捲縛，
生活這麼了一條甬道：
一度踏入你魔可怕的，
手指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蛟龍的腦腦四伸出，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猛虎集十九頁以下）

這是許多年來的背銅了人世間的『辛苦艱難』發出來的呼聲。志摩也許曾嚐過人生的輕飴飴的甜蜜，但這許多年來，他所嚐到的人生卻是苦到比黃連更要苦的，致使那麼活潑潑的樂天多趣的志摩也不由

得不如他自己所說的！成了：

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的潛化了我的氣質。

（猛虎集序五頁）

經了這種的痛苦與壓迫之下，志摩是變了一個人，他的詩也在跟着變。他有成爲一位比他現在所成就更爲遠大，更爲偉大的詩人的可能。很可惜的就在這個轉變的時代裡，一場不可測的『橫禍』，竟永遠的永遠的奪去了志摩的舌與筆！

我不僅爲友情而悼我的失去一位最懇摯的朋友，也爲這個當前的大時代而悼她失去了一位心胸最廣而且最有希望的詩人！

這是從我的一篇爲清華中國文學會的文學月刊寫的紀念今年逝去的三位友人中取出的，爲了水森的索稿。請原諒我不能更有所述。作者十二月三日

# 我現在是爲文學的朋友流第三次的眼淚了

（敬獻於志摩之靈）

蹇先艾

志摩！你向來知道我是多麼脆弱的心情！我如今連石虎胡同都不敢再去了。我每天往返北海的途中，路過西單牌樓的時候，頭都怕抬起來瞥一眼那邊旁快領記的牌坊，上面紅綠輝映的字跡是最容易觸目了，——那小巷裡有你早年的故居。昨天傍晚，忽然因爲一點小事，無意中經過這幽靜的胡同，走到七號的門前，我覺得淒涼極了。哀思在我心頭橫梗着。我不由想起你送我的叔父「石虎胡同七號」那首詩了。

那座老屋在夜影籠罩之中，更增加了一層苔色。黯紅的大門深深閉着，彷彿堆滿了灰塵蛛網。唉！我沒有得進去看一看我們從前在那里徘徊過的庭院，你在底下寫了無數的詩的海棠陰。還有那「善笑的籐娘」，「百尺的槐翁」，……這些都是我們的舊友，可憐在寒天之中受着風拳與雪劍的摧殘，他們也許在歎息，在悲哽，他們不幸已經失去了他們的詩人！

我在歸家的道上，心裡是那樣的沉沉——

志摩！我眞愚盲，不了解萬象的消長何以宛如空幻，不留遺痕？人類爲什麼要循環地演着悲劇？三年前，我在你主編的副刊上做過一篇文章弔劉夢葦一年前我們又在追悼着朱大枏，如今又輪到哭你了。明年不知道我們又哭何人？今年春天，你到北平來，向我問及大枏的消息

，想約他給「詩刊」做詩。我說，大概去年就沒有了。你嘯然良久。這才多久的時間，唉！現在你又步了大枒的後塵！你不是還在惋惜着他麼？「死」如果有正當的意義和價值，我想他應當在最後的時辰才予人以永久的安息。——但是你們的青春的夢爲什麼又像雨後藍天裡的一帶彩虹，轉眼便消失了呢？「死」原來是這樣的神秘呵！

志摩！你這次的死，眞沒有在我們意料之中。最是你死法的蹊蹺，使你的朋友都覺得駭然！誰不認爲可惜？不過從你平素的飄灑的性情看來，還證以你酷愛自然的詩歌，也許你自己覺得是沒有什麼遺憾的罷！我記得從前你有個「雲中鶴」的別號，你還用他發表過兩首詩。當時我們只以爲是你用以表示品格的高潔。如今細想，却竟是你這次「跨鶴西歸」的讖語！事情太離奇了！

志摩！你在文學上的成就，文壇自有定評，無須你的朋友來替你褒揚，但是想起我們五六年來的友情，你把我當作小弟弟一般地指正，愛護，以及常同你在一處研究所發的稗益，是我永遠不能忘懷的。你送我的「志摩的詩」「渦堤岸」，給我寫的「塚中的歲月」詩一首，還有幾封信，我都要珍貴地保留着做終身的紀念呢。呵，我現在是爲文學的朋友流第三次的眼淚了！十二月二日深夜。

# 北大求學時代的志摩

毛子水

張慰慈先生叫我敘述在北大求學時代的徐志摩，我就把我所能記到的寫出來，並把我個人對於他悲哀的回憶附在後邊。

民國四年的夏天，志摩（徐章垣）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那時他對於文藝，似乎是很有興趣的。我記得當時有所謂菊選，大家都紛紛擁戴梅蘭芳，結果果然梅蘭芳被選爲劇界大王。志摩却說，平心而論，當然楊小樓最好。——我頭一次看楊小樓的戲，還是跟他去的。——不知志摩的思想，後來改變了沒有。而我對於中國戲的觀念，一直到現在，還受了他那時一句話的影響；我以爲如果我們中國的舊戲，有些可看的地方，還是楊小樓好看些。

他進預科的第一年，本住在錫拉胡同他的親戚蔡君家中。後來袁氏叛國以後，他的親戚南返，他就搬到臘庫去住。我有時候

上他那邊去，遠遠便聽見他唱戲的聲音了。（大約是學楊小樓的！）他對於網球，也有相當的嗜好，不過興致不十分濃厚罷了。

但是他當時的環境，是使他趨向政治的。所以他雖然在北大預科二年級的時候轉到北洋去，後來因爲北洋有取消法科的計劃，仍舊回到北大來。至於以後他再轉到文學方面去，他在一猛虎集一的序文上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他自己雖然說在二十四歲以前，不論新舊詩，都於他完全沒有相干，但是據我的觀察，一切的文學，似乎從最初起，就是合他的脾胃的。

關於他的性情，葉公超君「志摩的風趣一一文（載在十一月三十日大公報的文學副刊上），說得已是極好，用不着我再說了。我所能加的說話，就是志摩對於生活的奮鬥，似乎在北大念書的時候，便是很努力的。

在北大預科的時候，我曾聽過他描摸屈映光祭孔子的醜狀。後來他第二次到歐洲時，曾對我講正在杭州全城文武官紳到江干去迎接孫傳芳的時候而富峯塔忽然坍塌的奇事。非特他那種談吐的風趣使人不能忘，而他個人的眞性靈，亦從這種談話裡邊閃出微光！

從他離開北大以後，我們有時相見，除了講笑話以外，差不多是抬槓的時候多。不知道什麼緣故，我見着他就大罵文人；他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只說我發高論罷了！他倒沒有一次回罵我：這是使我想起來方覺着慚愧的地。

文人眞是我所痛恨的麼？我嘗平居深思，覺得我們這個民族，非特科學和工藝的教育不成，就是文學的教育，也墮劣得不堪。街上逢到的中學生，甚至於大學生，甚至於大學教授，辭氣的粗鄙，見解的齷齪，比起許多新開化的民族來還遠不如。所以我有時以爲在現在的中國，什麼學問都可以不講，而文學教育却不可以不大大注重一番。但是能擔當這件大事的，常然不是慣爲無病呻吟的人，又不是僅能勉强虛弄文字的人：這一流人，是我向來所不喜歡的。以志摩的天姿和努力，年齡苟能稍長一點，對于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必有很大的供獻，當然不在我所罵的之列。不過我生平說話，常有言不盡意的地方，而志摩或竟不諒我的意思！感於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的故事，略申胸懷，以誌悲悼。

## 招魂

孫大雨

你去了，你去了，志摩，
一天的濃霧
拖着你向那邊，

月明和星子中間，
一去不再來的茫茫的長途。
沒有，沒有去？我見你
在風前水裡，
披着淡淡的朝陽，
跨着浮雲的車輛，
悠然的顯現又悠然的隱遁。
快回來。百萬顆憐憫
點着那深藍；
那去處關得可怕，
那兒的冷風太大，
一片沈死的靜默你過得慣？

十二月二日

# 志摩的詩

于賡虞

（一）

講到中國的「新詩」，有兩個人不能不提起，一個是胡適之，一個是徐志摩。胡先生爲詩開了新天地，給中國千餘年來嚴格的詩律，宣告了死刑，這是他唯一的功績。但胡先生雖提倡「寫白話詩」，且曾風行一時，惜無志摩給詩以新生命，使之成爲藝術，則「白話詩」是否能夠算是詩，疑問正多。胡先生提倡「白話詩」時，有他的一羣朋友相應和，所以他立了功。志摩提倡「新詩」的藝術的講求，也有他的一羣朋友相應和，所以「新詩」才有今日的成績。所謂「白話詩」，「新詩」兩名詞，嚴格說起來都不通，因爲詩無所謂新舊，都是人類生活的表現。現在我所以這樣引用者，不過爲表明十幾年來，人們對於詩的觀念的痕跡而已。

「新詩」較「白話詩」成了一個進步的名詞，所謂進步，無異於說新詩體還正受着嚴重的試驗，是否能夠單單稱爲詩，還無結論。還無結論，就證明了此刻「新詩」的價值。不明詩之是非，難定詩之價值：價值就寓於是非之上。詩乃抒情的藝術，此意雖甚簡單，雖甚重要，然而不被一般人所注意。第一次「有意識」的注意的人，就是北京晨報詩刊的一羣作者，時候是民國十五年的春天。彼時我想約幾位朋友，在北新書局辦一個純粹的詩的雜誌；不久被志摩，子沅鶴說，終於移於晨報。詩刊未發刊前在一多家中那一次集會，十分重要，七八個作詩的人共同的意見，是在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爲一種完美的藝術。那時候，大家都很推重夢華，因爲他是給詩以整齊的形式的第一人。詩刊發刊辭出於志摩之手，那發刊辭就表明了大家使詩成爲一種完美的藝術的主張。自詩刊發刊到停刊，這中間，每遇

要在志摩家中開一次讀詩會，在這會中討論最多的，是詩的形式及音節。從詩刊起，顯然的，詩壇受了很大的影響。現在，無論南北出現的被別人所譏笑的一方塊詩一，就是詩刊主張的成功。所謂成功的意思，並不是指詩的本身，而是指使國內作者知道技術在詩種的成分，而且詩就是一種藝術。

五年來，受了詩刊的影響而出現的新作者，自然很多，但因一時尚無良好的成績而所受到的責難，亦復不少。成績的好壞，所受的責難，均無足輕重，所可慮者，在作者是否有詩藝的信心。倘有信心，通過了艱辛之路，自然會有天才出現。因爲不經過黑暗長途之摸索與探險，不會達到光明的彼岸。明乎此，作者固不氣必餒，責難者亦可釋然。晨報的詩刊及現時新月書店的詩刊，有着一貫的精神，好處即在技術的試練，在形式與音節方面，致力講求。最大的缺點就在遺棄了詩的眞正的生命，而這眞正的生命就是每個詩人特點的所在。一般責難詩刊的人，即指責詩刊的作者只注意作繭自縛的工作例如在節拍，音韻，形式上講求，而所表現者缺乏生動感人的力量。這指責雖則很對，但亦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蓋詩的境界之高，乃在詩之內容充實，亦在詩之形式之美，充實的內容與完美的形式相結，始能稱爲完美的詩。這種內容的注意，雖然志摩在新月書店詩刊的序語裡有：「我們共信詩是一個時代最不可錯誤的聲音，由此我們可以聽出民族精神的充實抑空虛，華貴抑卑瑣，旺盛與銷沈。一個少年人偶爾的抒情的顫動竟許影響到人類的終古的情緒；一支不經意的歌曲，竟許可以開成千百萬人熱情的鮮花，綻出瑰麗的英雄的果實。」但事實上的供獻，自有詩刊的本身可以證明。倘若我們將詩刊作者的名字塗去，除了志摩輕盈靈活的筆調可以識別外，餘則無從分辨。這失敗，就在作者沒有特殊的風格特殊的生命的色彩，都在同一的形式與薄弱的情緒中打轉之故。這種失敗，可以使我們深思，律詩所以廢除的原因，一方在那種詩式已走到絕境，而另一方則在不容易表現現代生活的情思。而且詩是一種創造的藝術，作者應依其特有之情調，以定適於此種情調之格式，決不應從古律之檢鎖內解放出來，而投入一齋鎖體一嚴格的規律也。因形式之美乃所以加重情思的力量，情思決不應遷就形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一人試作，餘則從而應和。志摩在詩壇上是比較有

權威的人，在口頭上或文字上爲之贊助，故一般青年深信此種趨勢無誤。加以梁實秋坦白的說出中國詩壇的出路，只在一要明目張胆的模倣外國詩」，尤其在「取材的選擇，全篇內容的結構，韻脚的排列，都不妨斟酌採用。」所以大家就認爲是天經地義，殊不知詩是動藝，是心藝，有火熱的情感，有高遠的理想，而它的最高的美乃出於天才的獨創。取材的選擇出自詩人個人的生活，是一種內在的力量的表現，而非外界事物的描摹。詩人生活於動的人類的社會，廣大的自然的宇宙中，有動有感於心，故發爲詩歌。所謂取材，既不應有所模倣，更何取乎外國？至內容的結構乃隨詩人情思波浪之高低，緩急，長短而不同，更不應受任何規律之限制；倘在未作詩之前，即思預摹西洋某詩之結構，是誠自掘墳墓！志摩雖說這種議論，一從來不可忽視，但他未作關於這種道理的詩論，無從證明他是不是這種議論的擁護者。但從他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不但他不曾嚴格的去試作「商籟體」，不曾隨西洋詩裡的標準去取材；而且他所贊助的詩的整齊的形式，有許多時候他就不曾遵守。不遵守這種死板的形式，就免得使詩思受極大的損害，這是他的好處，并非是他沒能力的弱點。他雖然贊助詩的整齊的形式，但在他看來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形式，這是青年的作者所應該警覺的地方。

以上就詩刊的好處及缺點，略爲敘述，一方可使我們明瞭五年來詩壇的一大支流的容像，一方又可使我們對於志摩作詩的態度稍爲明瞭。以下將對於志摩的詩的特點，作一番考察的批評。

（二）

自來批評志摩的詩的人，不是失之過高，就是失之太低。有人把他比作天使，輕快，活潑，明淨，富於美的風趣；又有人把他比作麻雀，從這枝跳到那枝，不着痕跡。志摩去矣，現在何用我在死人臉上抹粉，他自有他不朽的所在。同時，那些存了成見曾經批評過他的人，那批評自然會被時間所懲罰，又何必爲之辯解？因爲古來作盛氣凌人的批評的，絕不會把作家打死，使之永遠沉沒無聞，英國的拜倫及濟慈雖曾受到猛烈的攻擊，然而他們在文學史上有着很高的位置，他們的詩感動着無數世人的心就是好例。現在我來批評志摩的詩，既不想去恭維他，也不想去攻擊他，而是要以詩的標準去衡量他的詩。他的詩的好處就是好處，缺點就是缺點，決不是掩飾所能辯到的。

詩就是人生，詩就是詩人生活的表現。我常說Pope不如雪萊，因爲Pope是一模做一的天才，而雪萊則爲創造的天才。有創造的天才者才能表現出新鮮的人生，新鮮的藝術。中國的民族，自古以來除了詩經，楚辭，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及李杜與詞曲的創始者外，大半只知模做，而不事創造。而且就「詩法李杜」四個字的勢力來看，我們竟然可以說中國的民族是模做的民族。這是中國所以沒有出丹丁，米爾頓，哥德，雪萊的原因，一方在古來作者沒有打破規律的力量，一方在沒有偉大的詩的生活與思想。志摩在他的猛虎集的序言裡也說：一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亞的戲，丹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類作品比方說，我就不由的感到氣餒，覺得我們即使有一些聲音，那聲音是微細得隨時可以用一個小姆指給捺死的。天呀！那天我們才可以在創作裡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這，顯然是志摩對自己已有的成就，表示未到盡美之境，而希望着有更偉大的創造，但他已慘然的結束了他的生之路，那「看到使人起敬的東西」，自然不能再創造於他的筆下。然而，就他所已經有的成績看來，他那種創造的天才，不息的努力，飛躍的生命，就給我們這模做民族吐一口長氣，前途閃出無限的光明。「新詩」與「舊詩」之所以不同，就在這一點創造的特質，而在新詩增上最活躍，最有成績，最能表現出特殊的風情者，就是志摩，所以志摩的死，是中國詩壇的無限的損失！

志摩的詩的最大的好處之一，在他表現他的不羈的情思之得當。有許多不懂得詩的人，以詩來發揮抽象的哲理，因而稱之曰哲理詩，哲理詩人，這是誤解了思想在詩裡的關係。詩不能無思想，而思想必須經過感情之爐的鍛鍊，使之成爲詩裡特有的情思，因爲詩乃抒情的藝術，故它的力量在感而不在教。志摩曾很巧妙的在他的詩裡表現出他的人生的哲學，我們讀時只覺是感情的奔放，而不覺得是哲理的枯燥的敘述。志摩在思想上，積極的尋求人生的自由，人生的幸福，所以他不特漠視了舊禮教，而且對於新的「不健康」的思想，也不重視，他有他獨立的態度。志摩喜愛雪萊，而雪萊就是反抗舊禮教不妥協的人，所以志摩詩裡那種奔放無拘束的情思，貫澈始終。他所以能夠如此，就在不作利祿的計較，一個人尤其是詩人，最忌有話不敢說，而所說者不是衷心之言。從「這是一個枯燥的世界，容不得戀愛……披散

你的滿頭髮，赤露你的雙脚，跟著我來……拋棄這個世界殉我們的戀愛！……聽熱荊棘把我們的脚心刺透，聽憑冰雹劈破我們的頭……逃出了牢籠，恢復我們的自由！一這幾句裡，可見在這黑暗的社會裡殉愛的無畏的精神，求自由的熱誠。生之意志的自由是人間最大的幸福，有許多詩人藝術家受盡人間的苦辛，而不中止其戰鬥者在此。人世的黑暗不僅在社會的制度的缺陷，尤在人們的靈魂沾染了汚濁的罪惡，所以一人子不再悲哭他新死的親娘，兄弟不再來攜著他姊妹的手，朋友變成了寃讎……貪心擁抱著正義，猜忌逼迫着同情，惶怯狎褻者勇力，肉欲弄侮着戀愛，暴敢侵凌着人道，黑暗踐踏着光明……罪惡在你們深奧的靈魂裡……」至於：

我一把攥住了西北風，
問他要殊異的顏色，
我一把攥住了東南風，
問他要嫩芽的光澤！

又是如何豪放的情懷呢？以上所述，只在表明他的思想。在詩裡是以如何的形態表現出來，並不在敘述他的思想的本體。

志摩的詩的最大好處之二，在他的特有的風格這就是他的天才表露得最充足的地方。我說風格是表露天才最足的地方就是看軍風格的意思。但風格是什麼？論者很多，有人說是依照修辭的規則，將一句各部的構造與對稱及位置作得很有秩序，一句詩如此一節詩的各部分也是如此。這種說法將風格看作了死的東西，因而人人都能作，所以在各人中很難有不同風格的分辨。又有人說，風格即指個人的品性，因而各個作家作品的個性可以分別出來。前者過於死板，後者過於含糊，我們知道，風格就是文字的風彩，神韻，形式，而這風彩，神韻，形式之中就蘊藏着作者生命的影像。這種內質與形像是不能分離的，所以單是文字不足以表示風格的特色，單止生命之神思而無所寄托的形像，亦不能表出它的容態。我們又知道，文字是死的，而情思是活的，以死物來表現靈情，無人不感覺困難，惟天才者能戰勝此種難關。志摩文藝的風格，所以能做到前無古人，達現一世的原因，就在他靈活，巧妙，善變的軍調中，有青生龍活虎一般的神思。他的詩裡的情思固然很美，加以美的辭藻的渲染，所以更烘托出不少文字所未能表現出來的餘韻。看那美麗婉轉，纏綿哀思的哀愛殊斐兒；美麗清快，雄壯流暢的自然與人生；以繪漫的疊韻，表露靜的神思的蓋上幾張油紙；以繪畫的手筆，描畫人生的苦悶而微含希望的車中，無不表現着靈活的筆調，高越的

情境。詩之所以是創造的藝術，不能模倣與翻譯的原因，就在這種文字所表現的神韻，是一個無術度量的境界。一個詩人最足以表露他的天才，與衆離異而有獨到之處者，即在他能將其生之靈情與神思以文字表現得恰切，明淨，美妙，婉轉。這不止是他的靈情與神思，有獨到的境界，即爲萬世所通用的文字，到他手裡也覺着更新奇而有光輝。志摩在這地方，就是得天獨厚並能利用而成功的詩人。

此外，雖則我們還可以從他的詩裡，分別照詩的質素那種種所在去研究，比如說想像的靈爽，感情的强弱，但這不是時候。現在，我所要說的是一首詩之所以爲一件藝術品，乃在它的內容與外形是一個整體，倘一方有缺陷即不能稱爲完美的詩。作詩是一件艱難的工作，因爲情思是不着痕跡的飛騰，偶一疏忽即失去了良機。而且在感興來時，詩人當時所寫者不過是情思的輪廓，本身在完整的藝術上缺陷正多，因而在事後的潤飾是必要的。一首詩無論篇幅的長短，其起頭及終結，情思貫注全體，既不能中途而止，亦不能於應終結時而强事鋪張，所謂寫到好處便得；但詩又不比散文，它有着美的風韻，和諧的音節，所以詩裡每一字的音義，與其臨字有着緊密的關切，由字與字推到行與行，節與節成一個和諧的全體。這樣美的情思由和諧的文字而表出，所以詩往往有言外之言，音外之音的悠然的餘韻。而這樣的詩，豈是了草從事者所能成功？我們所看到的新詩，所以沒有這種神品者，就在作者生活上沒有詩人深切的靈驗，藝術上沒有深刻的修養，並且沒有把詩看作是一種嚴重的藝術。志摩在他詩人的本性上，靈活的生活上，可以說已經沒有缺陷，但在音節上有時還太生澀，近於强湊，從他的那些以嚴整的形式所寫的詩看來，大半都有這種病疵。所以致此的原因，乃在志摩生性豪放，不肯於此 區區小節 多所注意，而所寫之詩往往供不應求，不得不即行發表的事，恐怕也給他不少的害處。由詩論詩，這種缺點自然是美中不足，但因志摩情思的激越，筆調的靈活，有時候將這種缺點就這麼過去了，猶如拜倫之詩有時在韻律上，雖不免過失，然而他的熱情就使他的詩不失爲光輝的詩篇。除這一點缺陷（這又是今日之詩的一般的缺陷）以外，志摩乃當代詩人中，最有成績，最有特性的傑士，尤其他的特殊的風格，將不怕時間的鍛鍊，永遠不會受淘汰。

（三）

由以上所言，我們知道，志摩在詩的藝術的氣氛之提倡上，固然有着不滅的功績，即在他的詩作的品質上，亦有不朽的價值。今，志摩已矣，以後從事詩之藝術的人，更應堅定他們對於詩藝的信心，不因艱難困苦而變其節操。唯我們察於志摩成功的所在，及失敗的徵疵，對於詩之藝術應有一番清澈的領悟。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聲音，而這樣的聲音乃發自個別詩人的內心。詩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詩，是怎樣的生活，就有怎樣的詩，有詩乃表現人生非人生來模倣詩。倘若你有雪萊，拜倫反抗的熱情，有博多萊爾，斯文朋惡魔的精神，就應該毫無忌憚的宣洩出來。像柏拉圖那樣仇視詩人，說詩人應該滅絕（The poets must go）的人，現代是沒有了。至於那些有着傳統的道學氣味的批評家，只是在不健全（我的意思是他們並不懂詩）的腐舊的理論上翻筋斗，什麼亞里斯多德，賀瑞士所給我們的詩的觀念，只是詩的効用而非詩的眞義。我們應該把詩當作一種藝術，以無利害的觀念的詩人之態度去創作。詩人卒是主觀主義的生活者，表現者，因是他才有最獨到的特異的風趣。這是詩人在生活上，創作的態度上應有的認識，至於表現的技術，如何詩才有藝術的魅力，固然亦由於美的形式的顯示，但這種美的形式，不能看作是死的定律，應依情思之容態而加以定奪。詩所以是動藝，是心藝的原因，就在詩之一切均有待於詩人之賦予，這種創造的靈機，使詩人之所以爲詩人，詩人之所以爲最高天才的基因。明乎此，那些似是而非的謬論，自然就不會給詩壇以不利的影響。

二十年十二月四日

◇

# 悼志摩

恒

沒有那一個朋友，見了志摩的面，不是心中有一股生氣，蓬蓬的蒸上來。他那種溫而不柔熱而不烈活潑潑的精神總會使人覺得在海闊天空之中，充滿了無量數晶瑩的東西。假使你和他談話，他那種嘹曉的聲響，節奏的音調，會使你沈醉，會使你憤興，會使你欣忭鼓舞，一字一語，都震動你的心懷。更沒有那一個聽到了他的因信，不是一顆心從半空中墜下來，定神之後，還是疑信參半。

回憶十年前在松坡圖書館與他見面，那種神情，

猶歷歷在目，如何能忘。他拉我到他的小房間裡，談思論想。說到高興達於極點的時候，還說，人生的情緒，不是言語所能表現，不是文字所能傳留，言語文字所能表傳者，不過十之一二。將來必有一種優美的言語文字，奇妙的工具，使人生無量數的情感，得以互相感召激動，然後人生的意味，才會美滿。這十年來，他無日不是努力在修就他所要的言語文字，發現他所要的工具，將無量數的人生情緒，好美滿的表現出來，給與大家享受，提高人生的滋味。

志摩之死，是社會的重大損失，真正的天才，好容易培植出來，志摩的天才，幼時即已露頭角，重以豐富的培植，社會中能有幾人。文學的勢力，比甚麼都偉大。拿破崙破壞普國之後，普國人民都懷有滿腹的悲憤抑鬱之氣，無地可以發訴，無地可以發洩，戈德作了許多詩歌，鼓勵人民，不用抑鬱悲苦，遂造成日爾曼民族的精神。英國人富的暴戾恣睢，窮的頻迫困苦，哈德的詩文，總是告人要有偉大的人格頂天立地的站住，英國有智識的人，無不受他的感化。志摩專誠跑到鄉下，好容易見着這位鄉下老頭兒，回來後告訴我們，見面的情景，眉飛色舞，稱為生平最為得意。不料哈德既逝，志摩亦殂，到如今只賸有猛虎，落葉，教我們興起，前進，不用自餒。

這十餘年來，一般朋友的心境，行動，乃至於言辭，不知到怎地免不了大小的變動，這種變動，或者因為受了社會的激刺太多，好像是老練些，謹慎些，失望些。但是志摩直到前幾個禮拜會着的時候，沒有變更他的初度，只覺得更加豐富些。不管你社會如何千變萬化，志摩有一股力量，不受一切的染化與搖動。他有他的優美的人生觀，日常生活，總是一團的興趣。假使你沒有興趣吧，他會使你生出興趣來，假使你有興趣吧，他能使你的興趣增高，他的言語，文字，風度，處處有這樣的魔力，凡是知道志摩的人們，那一個不說志摩的魔力，比潘彼得還偉大。

志摩拿這種優美的精神，觀察一切，世間上還的事情，他從來不像他人一樣，只是動輒加以指摘，而至於憤悶，抑鬱，無聊，苦惱。人生的事情，那一件他沒有想到，樂與苦，生與死，乃至一切的一切，他都會想到，而且還更透澈，但是他對於一切，總是指點你向優美的大道去走路，沒有憂愁，沒有憎惡。志摩，我知道你的死，是一定的了，還有什麼話可說，只有服從你

的叮嚀，皈依你的教義，從生到死，都是一片片浮雲，倏起倏落，永久是在人間世照着！

# 敬以一瓣心香致祭徐君

恨水

我不認識徐君，不過是一年以來，一個神交之友罷了。在我去冬南下的時候，南京的朋友對我說，徐志摩很稱賞你的啼笑因緣，他不大看新聞報快活林的，而今爲了你的小說，是不斷的看。我心想，不至於吧？徐君是新文壇一顆燦爛的明星，對於我這種取逕舊式的小說，未必同意，聽了也就只當西風過耳而已。今歲的秋天，老友鄭穎蓀君對我說，志摩來了，住在適之家裡，我介紹你們見見，好不好？我微笑心裡想，他或者不大高興這個落伍的小說匠。穎蓀兄又說，他很喜歡你寫的那個沈鳳喜，說是與平常人寫女性不同。我說：沒有其他的批評嗎？穎蓀却未說，然而我猜着，一定有的，倒很想領教。因爲我向來自己不護短。穎蓀兄似乎看出了我的情形，便道：他是很自負的，向來不大稱許人，既稱許了，一定是好。我當時很有點感觸，便很願和徐君一面。然而人事是極渺茫，竟未得着一個見面的機會。但是，我想，機會總是有的。

一個月前，我在溫泉休養，遇到郝更生伉儷，在食堂中閑談，又談到徐君。郝君說：志摩對於啼笑因緣，極佩服你所寫天橋的一段，他是很不輕易許人的呀！你和徐君認識嗎？我說：不認識，但是回了北京，我要去領教。我說這話，並不是因話答話，實在有這個決心，然而回平以後，又在人事渺茫中混過去了。

我如此要見徐君，並不是因爲徐君說我幾句好，我就有一經品題，身價十倍之感。或者想徐君替我標榜一下，我可以利用他。只是人家都說他不大稱許人的批評之下，對我加以贊許，至少是個同調者。徐君對文藝是很有研究的，交這樣一個朋友，或者不爲無益。其次，文壇上，新舊門戶之見，現在是很深了。新的對舊的一切抹煞，舊的對新的，又一概不接受，當然不是好現象。若是有人打破這種成見，似乎值得一談，所以我很想見了他。

一個寒夜，胡同裡一切的聲音，都停止了。我坐在綠色電燈下，傍着爐火，正在有所思。凍風吹着窗紙，刷刷作響，令人自

然感到淒涼。我三弟回來，隔着紙窗報告了一聲，徐志摩死了。我心裡突然一跳，趕起來向下一問，及至得了詳細的報告，我長歎了一聲。這心一跳，人一站，一聲長歎，殊不明何由而至？然而徐君遭難，我不能漠然對之，是有點證明的了。從此以後，我所想和徐君一談的事，已經等於泡影。徐君對我的好感，我是完全知道的了，我對徐君的一番敬意，徐君却未必知道，到了現在，我也沒有法子，可以讓徐君知道，我每每想到此點，心裡就充分的不安，同時我想到懷疑徐君不無新舊之見，更是抱歉，然而這一層意思，我是怎樣可以表白出來哩？

我敬以一瓣心香，致祭徐君。

# 「去罷！」志摩

瞿菊農

「去罷，極樂，去罷！
當前有插天的高峯！
去罷，一切，去罷！
當前有無窮的無窮！」

是兩個星期前的一天晚上，在鄉下眞是寂靜的可愛，我隨使拿起一張報紙來看，就看見志摩墮機慘死的記載。我不信志摩會這樣的死，我又信只有志摩會這樣的死。一剎那間，我覺得心靈空虛，想志摩死得太慘。我要不信亦不容我不信。因爲報上的記載，說奚若到濟南去，禹九亦到濟南去，如何還能疑惑這件事實。志摩眞是去了。志摩這樣的結局，也像志摩！也只有志摩才配。但我不能亦不忍想像志摩在飛機裡的樣子。我覺得頭暈，我走出房門，但見天上冷森森的斜掛着一顆月亮，樹梢上蹲着無數的寒鴉，遠遠的立着宋朝造的料敵塔，只覺得冷靜森嚴，我知道志摩回去了。回去了，也好！去罷，志摩！去罷，志摩！雖則

「……我祇要一分鐘，
我祇要一點光
我祇要一條縫……」
但是你也說過：
「老實說，
我不希望這活
這皮囊——
那麼不是拘束。」

十年前，蔣百里先生偶然拿一本滿是孩的中文譯本給我看，說是一個姓徐的譯的，他在英國，亦做新詩。我本想拿原文對照，結果一氣讀完了譯文，誰說譯書不表現個性？那時我只想早見到這位做新詩的姓徐的。

無論怎樣，想不起是怎樣見着志摩的，是誰介紹的是在那裡談天的。所謂一見如故，也許就是這種意思。現在記得的似乎是從上海同到北京來，沿途譚的是羅素，是高士華綏是康橋，是志摩朗讀康橋再會罷！是愛恩斯坦，是梁任公，胡適之，太戈爾；到北京之後，志摩就先在我那局促的小屋裡，那時我住在東板橋妞妞房！住了好幾天，後來他搬到博生那裡去。我們從此很熟。在一起的時候，從來不覺得冷他，不在一起的時候，就覺得少他。他是一個最有趣味，使你永久願意同他在一起譚天說話的朋友。

志摩！你能不能記得我們同遊泰山？同遊岱廟？同在泰山脚下的滿山松樹的小山上躺着看山？同在玉皇頂上看日出？我同時亦領會到詩人得着詩意詩境的神氣。

隔夜刮了一整夜的大風，用志摩的話說是「一座普遍的雲海……東西南北只是平鋪着瀰漫的雲氣，在朝旭未露前，宛似無量數厚毳長絨的綿羊，交頸接背的眠着，卷耳與彎角都依稀辨認得出……

……東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麼？

東方有的是瑰麗繁華的包彩，東方有的是偉大普照的光明！——出現了，了，在這裡了……一方的異彩，換去了滿天的睡意，喚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駒在熱烈地馳騁……歌唱呀，讚美呀，這是東方的復活，這是光明的勝利……

想不到十年之後，我們的歌唱光明的勝利的詩人志摩，在生活裡熱烈地馳騁的志摩竟在泰山附近，捲入了一體莽莽蒼蒼的雲海中去了。去罷，志摩！

志摩！記否我們同遊曲阜，我們在孔廟裡讚美這肅穆莊嚴的建築所代表的中國，我們說這是惟一不帶妖氣鬼味而自有其超越的神奇的所在！我們同到孔子墓前，你忽然伸開兩臂，向天高呼說，「I am proud to be a chinese.……」這一切我都記得，可惜我們不能再聽到你的聲音了！去罷，志摩！

志摩！記否我們同到我的故鄉——常州——天寧寺，我們在大殿裡「聽着了天寧寺的禪懺聲」我又深切的感，志摩是詩人。「這是那裡來的神？人間再沒有這樣的境界！」我相信，志摩！

「這一聲佛號，一聲鐘，一聲磬，一聲鼓，一聲木魚，諸音繁興在宇宙間！解開一小頃時間的埃塵，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

天寧寺裡依然可以聽得着「這鼓一聲，鐘一聲，磬一聲，木魚一聲，佛號一聲……」的禪懺聲。但我們的志摩却「收束了無量數世紀的因果！」去罷，志摩！

太戈爾到中國來，我們同到西湖去。志摩！記否微雨中的湖心？記否微風吹動老詩人的白髮？記否老詩人用毛筆寫團扇？記否我們同恩厚之整夜的談天？這一切都成了可悲痛的回憶！不再往下寫了！誰知道志摩現在知道不知道？

十幾年來，除掉志摩到國外去，我亦在國外的時候，有兩年多工夫不曾見面。但我們常通信。有他在巴黎的信，在斐冷翠的信，在印度的信，——這些我從前隨手散失，現在存着的只有十幾封了。此外我們每年總可以見到一兩次。雖則一半是因爲，他『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從來不曾不會站定過』，到處會飛來飛去。一半也是只要我有機會一定想法子找他談開天。他是一位使你覺得在不常見他的時候，自己覺得空虛，覺得粗俗，覺得無味，覺得沒趣的朋友！

◇　◇　◇

志摩的一生只有三十多，年但這三十多年他沒有白活。他有他的文藝上的成就，他有他的貢獻，他有他的理想，他有他的『不投降這世界』的挑戰，他有他的『尋求光明的決心』，他亦有他因不受它的拘束，在『巉巖上爬着』，爬上來，跌下去，又爬上來的『滿頭的血』，他有他的失敗，他有他的錯誤。但他最後『脖子還是硬的。』

志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有理想，他信仰他的理想，他努力求實現他的理想，他在冷酷的現實世界裡求實現他的理想，他在遍地荊棘的途中求實現他的理想。他有他的頑強。他要朋友幫着他對時代宣戰。他的理想是自由。他所感到是不自然的束縛。他所見到的自由未必是眞自由，但他對於不自由的感覺極靈敏。他要打破藩籬，要冒險奮鬥，要掙扎向前。冒險是他『生命核心裡的意義。』因此他說：

> 我相信眞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她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團成泥，在這灰，這斷片這泥的裏裡，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這樣的一個。

因爲他愛自由；所以他愛和平，愛人，愛美，愛生命。受不了殘殺，怨毒，醜惡，『內心的枯窘』的壓迫。因爲他愛自由：所以他要求表現，要求精神的寄托，要求愛，要求美，要求上帝。

志摩是失敗，這是成功？完全在你的看法與志摩自己是無關的，因爲志摩又有志摩的看法！但我信如果有人以爲他失敗了；他不見得向他要求可憐的同情！

沒有一個人是完全的，我不說志摩是完全圓滿的

。——也許他的圓滿，就在他的不圓滿上。他的做人，常有人過分的批評他。他也許眞有可以批評的地方。但用現實的眼光來看志摩，志摩有許多地方，眞是可以批評的。然而他未嘗不知道他是在現實生活的重重壓迫之下。未嘗不知道『他要認清方向，再別錯走了路。』

現實與理想是不一樣的，因此志摩才招了許多誤解，也許走錯了路頭。同時，因爲志摩雖則有時很精細很重實際，但究竟是小孩時候多。誤會他的人用大人的眼光看大人的志摩，覺得他處處是不對的。這正是志摩的可愛處，假如自己反身細想，也許就覺得自己已是老於世故，安於虛僞的大人了。試問十年來有多少人已經變成『小老頭』？而志摩好歹還是志摩！

志摩不要求人可憐，未必不要求了解。然而了解一個人，談何容易！批許一個人，是更不容易了。

『我只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他的歌裏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猴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着薔薇的花刺，口裡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

志摩究竟是詩人。

我最後見到志摩是十月底，我到北京飯店去看Prof. Tawney. 去。我們談話不多。他問我爲什麼到北京來？他說他就要回去。他又說他從此眞要寫東西。他說新月的叢書他要寫現代戀愛，不知怎樣寫法。我因爲有事，匆匆的和他左手握左手的離開——因爲我們的右手都拿着煙捲。不料就匆匆的永別了。志摩！去罷！

「現在他去了，再不說話。

（你聽這四野的靜）

你愛忘了他，就忘了他

（天邊明霞的潤零！）」

# 懷志摩先生

許君遠

志摩先生死了，乃中國文藝界的一大損失。

志摩先生有超羣的天才他能以活潑的文筆，寫出韻味悠長的詩文；他能把感情輸送到字裡行間，使讀者對於死板無趣味的事物發生幻想的懷念。現在他死了，再希望從鑛源中搜尋金屑，那已不是今生人們的事。如今沒人能作徐志摩了，論造詣，在詩的方面也許有人能追踪上他，在散文方面也有人能

與他同樣地博到好評：但在文章的風趣上或風格上講，則機徐先生而起者，（至少在現在，）眞歎無人了。

他的死招起知友的眼淚，掀動一讀者」的「同情」。

本文作者在一九一五年在北大英文系選課，徐先生繼柴思義之後任擔任講授英文詩歌，於講讀雪萊「西風歌」時，他引述那位西方浪漫詩人之一生，他是喜歡雪萊的，所以關於後者的傳記他讀過不少。他說雪萊天性極醇，肯以十鎊金票，摺疊成船，放在河裡教小貓坐。他說那活潑詩人雖壽至三十（一七九二——一八二二）

，但他終生是個天眞的赤子。

志摩先生呢？他雖然比雪萊在人世多停留了六個（？）春秋，但據他一生之所爲作看來，（甚至於他的離婚，）他也始終沒脫離赤子的情趣。那位多情的英國詩人，是於一世紀前在高沙適格尼（Casa Magni）寄居時，乘舟溺死於意大利美麗的海濱；我們的志摩先生，乃於他的崇拜者歿後一世紀，坐飛機觸石被焚於東獄崔嵬的山麓。（幾月以前，他還歡跳讀美雪萊詩來呢——見新月三卷九期。）此兩人之死，是同樣地神奇不可思議，同樣地具有浪漫不平凡的色彩。雪萊是在他知友拜

嵩，李漢特（Leigh Hunt）同太勞尼（Trelawny）三人面前火葬，我不知道張慰慈，張奚若，梁思成二先生在濟南收殮他們的死友時，起的什末感想。

十一月二十號夜裡，我剛到寓館，社中諸友即以志摩先生遭難的消息報告。我很懷疑它的眞實，希望遭難的是另一位。但胡適之先生的電話適才打過，他已給消息加以證實。志摩先生畢竟死了，我立即咒詛這夢幻的人生，變化莫測的宇宙！一他果眞死了嗎？這不會！我們還有荒蕪的園地待他墾植，未盡的事業待他完成。」而這終於是妄想，他的確

死了，文藝的葡萄園再不能結這樣味道濃厚的甜果，而我們存在着的只能對他空生黯然的思念。

志摩先生誠然是一位可愛的「人物」，這話至少知道他的都以爲如此。二十一號午後我走訪適之先生，他的眼睛哭的紅紅的，正在翻閱平津報紙，探尋關於亡友的消息。他沒說什末，（心中的苦悶正充滿着心頭，有話也不知從那說起。）但他的一句「志摩的確可愛極了」，已足以完全繪出徐先生全個的人格。這次北晨學園的徵文，也沒有一位不讚美他那無瑕疵的脾性。志摩先生死了，死了才益覺得他的「光輝」燦爛，才

趙威到中國文壇的凋零。

本文作者最初見到志摩，是在太戈爾來平在奧光劇場講演的時候。他那頎長的身材，白皙的面孔，上額稍突的頭部，與那齒骨很多的不純粹的京音；已予我以深刻的印象。十四年十月初旬他才開始登上北大紅樓，那時他已主編晨報副刊，聲譽日漸高起。但「詩」是講的不很出色，雖然選課的人也不少。不過他的談吐很有趣味，說話也沒拘束，尤其講到某文學家的軼事瑣聞，特別令人神往。他喜歡雪萊，關於雪萊說的十分詳盡。他甚至於說到雪萊之作無神論，小說月報誤作「亞典主義」，「被缺德帶冒煙的成仿吾見到了一，（他喜歡說北京俏皮話的。）於是乎大開筆戰。時候是冬天，他穿的是紫羔青綢皮袍，架着淺黃玳瑁邊眼鏡，因爲身材高，他總是喜歡坐着，坐在講台桌的右面。對於裝飾他很講究，不過對於衣服他並不知道珍惜：鼻涕常常抹在緞鞋上，而粉筆面永是撲滿於前襟。這種種很能代表出他那浪漫而又清雅的個性，很能表現出他那優美可敬愛的靈魂。

在十五年夏天學期未終了時，他便離開北京而南下了。那半年他的私事特別多，假告的特別厲害。同時他把晨報副刊讓給菊農，北大英文系現代文學他原是負責湯麥士哈代的，他竟壓根沒有開始。彼時以還，五六年來我沒有遇會見他一次。去年夏天聽說他北來了，但不久又匆匆地走了。今年春天因爲代一個中學邀他講演，寫信給他，恰好又趕上他老母病危而南下。而我最後見他，是今年夏天一個晴和的早晨，他正坐着一輛破洋車經過景山東大街去北大一院上課。他仰着頭看天，沒注意到我，我也無表示地走過。本來不大注意這些拘拘形跡的來往，何況志摩先生年紀正青，那然以後沒有做成親密師友的機會？誰想到他竟這樣草率地了却此生？這會寫這篇哀悼他的文章，才景慨他的可愛的人格，才追悔自己的懶惰。他給我的信大半都遺失了，只有三兩封還保存着。然而他對我的友誼，他給我獎許，同他提掖我的恩惠，則終此生難以遺忘呢。

志摩對人是和藹的，對任何人都能加以優容。站在文藝立場上，他從未罵過誰，雖然攻擊他的也他壞話也曾有些。留心中國文壇的人，當然還可以記得：在他編晨報副刊時期，西瀅魯迅二位先生振起莊嚴的面孔互罵，志摩不是永想試着站在「和事老」的地位嗎？而結果只落得這邊罵他「乏」，罵他「沒骨子」，那邊對他也不能稍加諒解。但一直到

十五年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發表那篇結束文字「告讀者們」，他始終沒對任何人正式交鋒，他情願把委曲嚥在肚裡。

「新月」出版，更成了左翼作家放「箭」之的。不過箭只管放，而我們的志摩先生從沒認眞生過氣的。剛並祖罵他布爾喬亞，罵他「拜祖宗」。前一點大概是因爲他有錢；後一點乃是因爲他到英國訪哈代，訪曼殊斐兒，到意大利訪丹鳳雪鳥（D'Annunzio），到印度訪太戈爾的事。但罵也不同你答辯，「我」還是走我自己的道路的。

爲晨副他挨過罵，爲譯曼殊斐兒的小說他挨過罵，甚至於用文言給老虎報（甲寅）總編輯寫封信也要挨罵。他挨過不少的罵，受了不少的譏誚（可怕的譏誚！），朋友們全爲他不平，而他獨能泰然處之。記得一次一位文學家在京報副刊批評我的小說，我很生氣，寫信給志摩，他勸我說，「你只管作，他只管罵，單看他罵的好玩不好玩。」是的，這就是他對待敵人優容的態度，而「好玩」這兩個字乃是他自己解嘲的秘訣。——這並不是怯懦，這是旁人不能及的好德性。

他的性情是特異的，但並不像一般詩人的古怪。他沒架子，他有赤子的天眞，因之他得無量數的朋友：這一點他強過雪萊。他的人生是戲劇化的，他頂厭惡平凡，而他或日價所追逐的便是一種虛無縹渺的「美」：這又似乎同雪萊差不多。他到一莫斯科上契訶夫的墳，在芳丹卜羅上曼殊斐兒的墳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內的墳；上普特萊『惡之花』的墳……」他說：「我每過不知名的墓園也往往進去留連，那時情緒不定是傷悲，不定是感觸，有風聽風，在塊塊的墓碑間且自徘徊，等斜陽淡了再計較回家。」這諾多末洒脫？實在，他具有旁人不能了解的心情。

他喜歡哈代同哈德森（W.H.Hudson）的小說，喜歡戈帝葉的「毛斯小姐」，這原因是前二位作家的作品全充滿了大自然的神奇，而後一書則完全是一篇古典派的繪畫。許多人推測他的離婚是小孩脾氣的發作，適之先生說那也是追逐一種理想，而這理想主要的成分也是「美」。

「美」充滿着他的「人」，甚至充滿於他的文字。他的文字的美，的確是他給予現代中國文藝的一大供獻。他所用的字全很新鮮，有音調美，有活潑美；他的散文完全備有「詩」的原素，句句浮現着快人的感情，簡直是一幅古典派的圖畫。單就他的譯

名講：Florence譯爲「翡冷翠」，Mansfield譯成「曼殊斐爾」，Fontainebleau譯爲「芳丹卜羅」，……不僅音調十分調諧，「字色」也極清新。

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如此，但據我個人的觀察，稱讚他的散文的總比稱讚他的詩的人多。他的詩的確自然，活潑，而「哀曼殊斐兒」一篇，雖然郭沫若先生曾對之有不滿之論，一般仍歎爲新詩的絕唱。那篇可讀的哀歌借給新詩吐出火的光芒，且將傳之永久。他的散文有美麗的情調與深遠的風趣，筆端既充滿感情，敘述自易柔婉動人。「落葉」裡搜集的文章都還平平，而「自剖」與「巴黎的鱗爪」二書中所收，則全是流芳千古的作品了。

志摩先生有超人的天才，有超人的一枝筆。前面我說過：他的詩以後也許有人能及得上，散文也有人與他在別一條途徑上齊名，但他的活潑的筆調，幽美的情趣，與夫新鮮的疊字，跳縱的氣勢，則是任何人也學不來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同沈性仁女士合譯的「瑪麗，瑪麗」證明。沈女士也是繙譯的老手，她譯過房龍的「人類的故事」，她曾給予文藝界不少的供獻。但在這本愛爾蘭作品的譯文中，她則有些兒相形見絀了，並不是她的譯文不忠實，也不是她的文筆不老當；她只是缺乏志摩先生特有的活潑美，跳縱美，於是兩兩相形起來便覺得這本書的後半部太老實了，太不能使人興奮了。

志摩先生的散文，特色非常濃厚，只要是他寫的，擺在你面前一讀，絕不會指不出它的作者。（不信，你試取出「我所知道的康橋」一讀。）周豈明先生的散文是以力量雄厚勝，以幽默的字句勝，也是容易使人辨識的。周先生受日本文字影響很深，徐先生則完全受了西方文學的洗禮。採取西文的菁華，釀成空前的文體，這在文學史上實在有不可沒滅的價值。然而周先生的散文是學得來的，是可以模仿的；志摩的文章則只有志摩能作，模仿他的人沒有，即有也是畫虎成狗。在追悼會上胡適之先生報告志摩自今年以來在學問在修養均見進步；眞的倘設再能假他以十年，自其以前的努力的成績觀之，其將來之成就眞未可限量。魯迅先生是最看不起志摩先生的，他鄙夷他爲闊公子哥兒，他說他一輩子不能有所成就，因爲他不窮。——這話是不公道的，這是魯迅先生在氣憤時說的，即在他聽到志摩先生死了，平心靜氣地給志摩的作品估一估價，我想他也許能表示一聲「可惜」吧。

蓋棺論定，志摩的一生並沒什麼缺點。不過我們希望他能再加深造，希望他能從我們荒蕪的田園中多結一些鮮果，而他突然這樣短命死了，實在覺得可惜。雪萊吊濟慈有這樣的詩句：——

北還未開，翼已摧毀，
死了，它本來可望結實累累。

—Adonais第六節

志摩先生還留給我們的著作約有十餘種，計：

（一）詩

志摩的詩（新月）
翡冷翠的一夜（新月）
猛虎集（新月）

（二）散文

落葉（北新）
自剖（新月）
巴黎的鱗爪（新月）

（三）小說

輪盤（中華）

（四）戲劇

卞昆岡（新月）

（五）繙譯小說

毓第德（法國代爲太繙著——非類）
瑪麗瑪麗（愛爾蘭斯泰藍著——新月）
濕堤孩（德國莫爾弗該著——商務）
曼殊斐兒小說集（北新）

此外小說月報叢刊中有一本「曼殊斐兒」，內有哀曼殊斐兒詩文，並附有她的小說三篇。其未經搜集的詩文戲劇還不少，他曾譯過丹農雪鳥的「死城」，揭載於十四年的晨報副刊。胡適之先生在追悼會上報告，他們要搜集志摩先生寫給友人們的書札，他說那全是極美麗的散文，出版以後一定更可以穩固志摩的散文在文學史上的位置。——這是一個好消息，我們當靜待着那「寶藏」的出世。

志摩先生的詩，乍看像是很生硬，細品味却也非常空靈。「志摩的詩」是早期的作品，「猛虎集」是第三集的詩；這兩本已有顯著的不同，像一活該」，「卑微」，「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全像是走上成熟的境界他的散文，如「我所知道的康橋」，「吸煙與文化」，「翡冷翠山居閒話」，同「遊俄輯」中幾篇，都不是第二個人所能寫出的妙品。

志摩也試著寫過小說，他的小說沒能引起人們的注意。「輪盤」裡搜集了小說十一篇，「家德」同「死城」兩篇最能博得好評。前一篇敍述一個孝順的老僕，事實極平庸，但描寫却極動人。後一篇則是在北京的一個冬夜，拜訪一個外國姑娘墳墓的故事；其中充滿着詩人的幻想，不過也具有淒壯之美。他不常寫小說，寫起來容易不像小說，他的取材多是平凡，不知道注意結構，寫成了也沒有奇的氣勢。他的小說有時也很難懂，非看第二遍見不到它的好處。由好幾點看來，我總疑心他受了曼殊斐兒的影響。他喜歡哈代，

喜歡哈德森，不過他們沒能給志摩先生的小說以幫助。

「卡昆岡」是一本五幕劇，故事是一個石匠，繼娶了一個淫蕩的寡婦，把自己的兒子犧牲。說是他同他的夫人陸小曼合著，拍還是他的力量居多。這篇戲劇看來很完整，對話不合身分的地方也不多。只是正如余上沅先生所說，不上演不能看出它的毛病。脚色的選擇頗是一件難事，那早慧的阿明（卡昆岡子），若無小明星密慈格林（Mitzi Green）的天才，誰能將這一個超人的人物的動作表現得出？據余先生說他們已經布置妥當了，不過志摩先生竟不及自覩自己作品的出台，想來也是很可傷感的事。

凡他讀過的作品，都能給他奇妙的影響同煙士皮里純。他詩的格調，雪萊給過他恩賜；散文則得力於哈代老頭子，雖然那老頭子不是散文家。余上沅先生在一卡昆岡一的序文中說明那本戲劇的「來歷」，當然丹農雪鳥給予他不少的興奮與刺激。

志摩先生死了，真乃中國文藝界的一大損失。

他死了，享年僅三十六歲！詩人不許活大年紀嗎？不然爲什末濟慈，雪萊，拜嵒全是早「殤」？

西方有句格言：

Whom the gods love die young.

承上帝愛寵的人，那能在這齷齪的塵世久住？這正是志摩先生一五彩虹不能常住天邊一的印證。不過我們的志摩先生是戲劇化的脾氣，你若讓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人生的大道，像普通人一樣，由壯，而衰，而老，而鬚髮蒼蒼，雙手拄着拐杖行走，到頭來死在兒女滿堂的床上，他也許認爲那過於慘酷，過於痛苦。

他不再回來了，我們且從他遺留給我們的作品中尋求安慰。

雪萊吊濟慈詩最末句是：

阿斗那的靈魂啊，
在空一顆明星，
將永在天宮中閃爍。

我用來一贊一志摩先生一阿們一！

三一，一二，六。寫完於北晨編輯部

# 追悼志摩

劉廷芳

我認識志摩不到十年，這十年中，不常相見。相談不過十餘次，但這幾次中，却每次留下很深的印像在我心中。

我第一次知道有志摩，是從我三弟廷蔚的信中幾句話。廷蔚於民國十一二年的時候，在廬山養病。他有一次來了一封信，信

中說：

大哥：我有一件有趣味的經驗奉告你。山中近來，來了一位詩人，他名叫徐志摩。我和他談得很投機。這幾天常和他在松路上散步。昨天他到我這裡來，看見壁上那幅「廬山空谷的月照」，畫底下，有我親筆抄你前年的詩，山中半封短信的前半首。志摩讀了，問是誰的詩，並且叫我把全首背給他聽。他聽了說要認識你。他本是北大學生要回北大授課，到京時，你當竟暇去會見他，他是很值得認識的一個人。他與我認識後，曾彼此交換自己的近作，讀了閒談，饒有風趣。他也能說我們浙西的家鄉土話……

志摩第一次在北大授課時，我正是過極忙碌的生活，正是麥柯爾在中國提倡教育及心理測量之後，我在担任十八點鐘功課及學校辦事以外還忙着到處奔走測驗，因此始終沒有機會與他長談。有一次在北大第一院樓梯相遇，他說：「我們有一般朋友聚會談詩，你有工夫，請你來加入。」這就是主編晨報詩鐫時的詩社。我當日很愛讀詩鐫同人的詩，深信他們的努力有很遠大的成功，欣然答應去，但到時却有功課衝突，結果是一次都未曾去，這是我過憶中極惋惜的一件事。

在新月社中，在文友會中，在歡迎太戈爾會中，與他見面幾次，無論他是扮演劇中角色，或是演說，或是讀論文，都覺得他的情致與人不同。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一個十一二歲天真爛漫的兒童帶着三分十六七歲女子高興時的怒態。在他臉上似乎親摯的眞情與驕傲已織成一片，調勻得十分美滿。你看不得他一雙眼睛，看他便要被他吸住，因爲無論新知舊交，他的親摯的深情，彷彿是關不住，必定流露出來。然而你正定睛看他的眼睛的時候，你又免不了看見他玩世之驕，與挑戰之怒從鼻尖上滴下來。

有一次他在文友會中讀一篇論文，講曼殊斐爾，那一次我因事沒有赴會。赴會的朋友中，有一位美國人，回來告訴我說：「昨天晚上，讀論文的是一位美少年，十分奇怪的一個人。他的論文是一篇非常的雙合品。我從來沒有聽見一篇如此聰明有光彩的文章，同時包含着這麼多的無趣的廢話。」我到如今沒有讀過他那篇論文，但是我總覺得他的「聰明的光彩」是有知識的人所共賞，他「無趣的廢話」却往往是他思想最精彩處。有時免不了要不在合式的時候，脫口而出，以致使人驚異。在知交不深

的人耳中，是不容易得歡迎。在真能欣賞他的人，却是他最使人愛他的地方。

很不巧的，有許多次我倆可以有暢談的機會，總是發生問題，有一次約他來燕大京講詩，他來了，讀他的撒揚那拉，博得總兼極濃摯的歡迎。我又因病不能去。十五年秋，我得假期赴美講學，未行之先，約幾位友人晚餐話別，他答應來。屆時他因病，也不果來，遣使送我一本「志摩的詩」，這是第一版線裝的原本，他說祇有這一本了，因爲我喜歡他再版洋裝裡已經刪去了的幾首詩，他送我原版的送來時，我友人正送我一朵鮮花，我把這朵花隨便的夾在詩卷中，裝入行囊，這本詩集，隨着我遊歷歐美兩年餘。此番志摩死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寫心理學的文章，我所受的刺激太深，整日擱筆，跑到開壁冰心家裡去談了半天，回來依舊是心緒不寧，我想起這本詩集來，到書架上找出，隨手翻開，五年前所壓住的花依舊完全保存，不過花瓣已散了，不相連合，那朵花所在的原頁，正是他一天國的消息一的一頁，我隨便讀花邊旁邊未被遮掩的幾行詩：

> 開發了我的情感，
> 忘却了春風，
> 人生的悲感與悲哀，
> 惆悵與短促——
> 在這雜亂的叫笑聲裡，
> 想見了天國——
> 晚霞浮濾着金色的楓林，
> 涼風吹拂着我孤獨的身形；
> 我靈海裡蕩着偉大的波瀾，
> 應和更偉大的脈搏，
> 更偉大的潮——

我讀了，忽有所悟，覺得飛機的遭遇，不是慘劇，志摩沒有死，他真個是到天國去了。如果像小孩子的都能進天國，志摩至少有幾分希望，從淺交如我的眼光看來，他的生活中至少有一方面，始終是個小孩子，不是我們大衆所能及的！

我從歐美回來後，從未與他晤會，直到他第二次來北大授課。有一天我在北京飯店法國圖書館看書，他從背後來拍我的肩，數年契闊，一旦重逢，握手談笑幾分鐘，樂甚。我覺得他比從前憔悴些，但一開口，還是與從前一般的奮興，我相信他精神上雖含着苦痛，却並無憔悴的痕迹。因爲我住在城外，到城裡去不易，依舊不常見。一年來一共見三次。一次在冰心家。冰心與文藻約他來茶叙，我也被邀，但在座客多，未得暢叙。第二次便是他寫給邀之信中所提及的中浦車中的長談了。這一次長談是在車上，第一夜從八點談至十一點次日又談了四五個小時。第二夜談到半夜。

這幾次叙談，給我一個

機會，認識他較前更親切。我倆談詩，他從小皮篋中取出他最近的作品，也給我讀夢家及瑋德數君之近作。他談到與廷蔚山中的經驗問到他的詩，我恰巧皮篋中也帶着一冊廷蔚的山花，他便用三刻鐘的工夫整本讀完。我同時也讀完夢家詩集。我身邊也帶着別的刊物，內有幾首我自己的詩，他一方面看，一方面批評，豪爽痛快使我很高興的，不覺將近夜半了，同房的客人來入寢，我們纔分別。因爲我的詩中有一首是述勃郎寧夫人的詩意Mrs Browning 我們便談到她。足足的談一點鐘的工夫。

次日，兩人起來都遲，午後又到餐車中談數小時，幾乎無所不談，談美國的政治，英國劍橋的江畔，瑞士的山水，法國的舊書攤，談到後來，專談人了。他告訴我留歐中國學生中藝術家，一一舉名的敘述他們的成績。有些是我認識的，大半是我不認識的人，他說中國藝術界的前途是很有希望，我國留學生中雖未見有超人出現，而雋才却不乏其人。

從談不認識的人，漸漸便談到認識的人，後來便談到自己，最後談到人生的悲哀，談到宗教。談話時，是他說的話多。起初還帶幾分拘謹，到八點鐘左右，他用我學生時代的綽號說Archbishop，我想不到你是這樣有人類的同情性的！I did not realize that you are so human！

這一次談話，在我心中很深的印象，使我想要和他再找機會續談。誰知竟再沒有機會了。因爲次日他預備要坐飛機赴申我倆當夜分別了，次晨便未曾會面。數星期後我在北平東車站接朋友他與適之慰慈諸友人也在車站，相見時匆匆一握手，半句話都未說，便分別了。誰知這一握手竟成永訣！志摩死耗傳來後，車中長談的經驗像一幅畫圖，我回去重看好幾次。每一次把看鏡的光線重新集中，然而總有許多不清楚處，但有幾點是不模糊的。

第一，志摩真能使人愛他。這一點，是他朋友中共同的印象。但各人的觀點不同，愛他却是一樣。他的驕傲，很容易流露的。然而他的驕傲，不是輕蔑他人的驕傲，他似乎是說我是這樣驕傲的，你同不與我一同驕傲？他的標準是高，然而沒有成績不屑注意的。他的批評是很深刻的，然而沒有人不帶着絲毫刻薄。似乎說，我的估價是如此如此，你也不妨這價！他的稱譽，是很輕描淡寫，却使人覺得他說得殼了似乎他所說的恰到好處，只怕他再說一點，便要過份。他却不再說了。志摩死後，朋友中

有說他「交友太濫」。這句話雖然是帶幾分眞理然而我總覺得他不能負一濫」字的批評。他的人實在太可愛了，人家要愛他，他有什麼法子？

第二，志摩能使人愛人。志摩不單使人愛他，他也能引導人愛他人。我在這兩夜半天的長談中，他和我談到適之，仲述，啓明，半農，冰心，叔華，通伯，從文，諸人共十幾位，這些朋友，有的是我從前留美做學生時代的老同學，有的是我返國後北大的同事，有的是燕京授課時的同學，有的是文字之交，他談論時能使我對於這些舊知交發生嶄新的欣賞，增進我們向來的友誼。他不是專門稱譽他們。他很爽直的評判他們，然而他的評判，都能使我增進愛敬他們的心。我覺得在這假仁假義，當面恭諛，背地謾罵的社會喜挑撥是非不負責任謾罵的空氣中，像志摩的伶俐聰明，未曾隨波逐流，戴起所謂名士的面具來，裝着所謂才子的腔調來批評人家這是很不容易的事，這也許是志摩的本性如此，也許是他修養的成功。不單是已認識的舊知交。就是不認識的人，他也能使你對他起十分熱情。他與我談大雨，夢家，瑋德，一多，孟侃，朱湘，諸人。這幾位我曾讀過他們的詩，但未曾覩面，與他談了以後，他使我覺得非從遠與他們見面不可。他也不是專事推奬，他對於這許多作家，很嚴格的評判，然而他對於他們的希望是很大，他似乎說：「朋友，這許多星，正在遠處來，他們的光彩愈近要愈明亮了，我們一同去吧，到穹蒼中去迎接他們，早一點，享受他的光彩不久大家都看見了，那時候就不及現在的有趣了」。你聽了，你覺得十分興奮你覺得身生雙翼，要隨他們飛向太空去了。志摩的友人覺得他的友誼寶貴，我想不僅是因爲他自己使人可愛，他這一點隨便不費力的助人愛他人，一定是其中一種要素。我是很相信團契的人 Fellowship 。國內現在知識界級中人，太缺乏毫無私利的團契，北平教育界更是缺乏。志摩若不死，在這一方面努力，他的貢獻是一定不小的。

第三，志摩無畏的人格。我們車中長談，再後的一段是頗親密的。我們談到人生的悲哀。先是談人生的底質，他始終說是善的，美的，可愛的，快樂的，這是他的信條，也是我的信條，我是樂觀者，然而年來我却有點衰頹了，總覺得人生雖然是美，是善，是快樂，然而却被苦痛包裹着，到美與善，連到快樂的道途上都滿舖着苦痛。他就大談苦痛的

問題。二十分鐘的解剖，說現代人生的苦痛的根源。他主張要免除苦痛，應當反抗現代自私的潮流，祇求自己的快樂，祇求欲望的滿足，因爲如此，到底是不能快樂，不能滿足的。他談到這裏便談到個人的私事了。

社會上對於志摩婚姻的經驗很不一致，師友中不贊成的頗多。這是人人共知的。他結婚時，友人中有問我贊成否，我說我站在我的立場上，當然是不能贊成的。然而正因爲我站在我的立場上，我不能不與他表同情。我留學歸國已經十載，這十載中，在我書齋中與我談婚姻的痛苦的不下百餘人，親友學生中自身親歷其境，在痛苦中呻吟，來與我商量解決者也不少。我向來勇壯的心懷，十餘年來被這些裝滿了，幾乎到壓破的程度。志摩從來未曾與我談，婚姻的問題，他的背景，我也不熟悉。但自從他結婚以後，人家與我談起，我總覺得爲他擔憂。因爲我總覺得他的痛苦，也許能使人起同情，他的解決方法，也是他自己的事，不是他人應當置喙的，尤其是自己沒有飽經婚姻痛苦的人，所可隨便批評的。然而，我爲他擔憂，因爲我根本上懷疑他的解決方法能給他快樂。津浦車中一夕之長談，他坦白的告訴我，他解決方法的失敗。他却說他不後悔。我聽了，相對默然無聲者十餘分鐘，因爲我不自由的爲他心痛。

前天我遇見朋友談到志摩。某君很佩服他的才，很欣賞他的詩，却十分嚴厲地批評他的行爲。他在那裏嚴厲的批評，我祇靜靜的聽。我覺得對於這些取同樣態度的朋友們無討論的餘地。我心中却想到十餘年前在美研究神學時，從我所敬愛的師友中聽到這一件故事：

> 歐洲某文豪，不羈之才，一生潦倒，死時故鄉社會的評論是非常苛刻。他的親友痛恨爲他延請宗教師來爲他講懺悔。某牧師來時，到了床沿，半晌不語，後來雙膝下跪，向天祈禱說：「神啊，我不爲這已亡的人懺悔，我要爲我自己來，我要 神賜我勇氣。倘若我有死者的才能的一份，又有他的勇氣，我一生的成功，豈止如此的輝煌！我何能責他，我既沒有他的才，又無他的勇氣！」

我覺得我們當中應該知道這篇故事的人，不止一兩個人！雖然我始終不贊成他第二次的婚事。

我有一件事，我心中很覺得對志摩不起的，志摩那一夕最後的一句話是用英語告訴我的，我們正站在頭等車與飯車之間說的：「請你爲我辦兩件事，第一你將你得意之作寄我看，我是常歡迎詩的，第二請你替我向陸志韋君與廷蔚索取他們的詩。記得詩刊不是限定一個小團體

的作品，我很歡迎大家的好詩。一

這是他與我一生最後的幾句話。千分慚愧，我覺得沒有好詩配入詩刊。志韋近來研究心理很忙，又逢國難加一分忙，我未曾向他索到詩來寄給志摩，寄廷蔚的信，雖曾經寫好却留在案上，未曾寄去。

這是我覺得很抱歉的事，志摩有靈，請恕諒我！

# 哭志摩

吳世昌

那時正是我們絕食後的二十三小時，我哥哥，我嫂嫂和我，因爲沒赶上津浦車，在天津站上待車室裡獃等。我嫂嫂歪在太師椅子裡，已經餓得動彈不得，我哥哥硬說他自己精神最好，出站買信紙信封去了。我倒並不覺得餓，也不覺得力乏，只是hichards所謂Possessed by a sort of restlessness，祇把雙手插在大氅的口袋裡，一步踏一塊方磚不斷的來往在屋子裡走。我哥哥回來挾了一大疊報紙，臉色慘黯得可怕，一推進門就喊志摩死了。這一聲霹靂，不，這一塊烏雲把我渾身蓋住了，窩頭窩腦蓋住了，我怎麼也不信火一般的志摩會死，但我心裡也不由得不慌，這宇宙可眞變了，這一剎那我覺得我們已不是在上帝所創造的世間，上星期我讀Paradise Lost，在沸騰着毒火的洪流的地獄裡，也不會有這樣無所措手足的慘痛，我整個的意識否認——簡直是抗議——這個消息，但已經禁不住我枯唇的顫抖：「那不能！」

「是的——，我哥哥說，一濟南號飛機裡燒死的！」

志摩，我再不能否認，（雖然我哥哥咬定說這是一個夢。）但我也沒有勇氣敢相信。我默念中國應該死的醜惡的人有多多少少，却偏偏輪到你，我們民族中有限的芳馨的萌芽，而且是死得那樣慘：在雲霧濛濛，人跡不到的亂山絕谷裡，四周火燄的巨舌捲成一個球（球心裏是你），向你渾身舐，那個火燄的球又從百仞的山頂上往下滾，汽油臭味薰得你作嘔，你伸開你的手想拉住什麼杆子使得身體不往下滾，然而觸手的是可咒詛的灼熱。你從火霧中望見前面兩個機師已經燒成烏黑的兩截。你在千萬分之一秒中感覺到這茫茫宇宙間不復有人類，不復有援助，不復有同情。你要擺脫這慘怖而美麗的周遭，但你的下意識中也一定珍惜這周遭，留戀這周遭，你一定大聲的叫，憂

厲的叫，熱烈的叫，用你碎石的土音叫，抽着你的靈魂叫，併着你一生的恩怨，愛，艾叫，這叫聲是恐怖，是驚奇，是震駭，是悽痛，是迷醉，是狂歡（Ecstasy）是你一生中最美最眞的詩句；但你也一定感覺到已經被遺棄在宇宙之外，叫天不應，叫地無靈，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一個世界裏，躬自做着一奇蹟」的演奏者；你一定……志摩，我再不能往下想。

我苦笑着問我哥哥，肚裏覺得怎麼樣，他說倒沒有什麼，回頭反而問我，我說也沒有什麼，其實我因爲聽到你的消息，心裏一急，胃裡就絞痛，只是不敢說出來，增加他的苦痛。你的死，志摩，却却揉在這萬方流涕的國殤聲中，我當時心中暗自起了一種不該有的恐懼：你的死，我想，莫不是象徵着我們民族的凋萎？雖然這樣熱烈的死也許正是你自己所期望的。

我也知道，自來藝業文人，大都是死得非常淒慘的。就拿中國來說罷，屈指算來，稽康，陸機，張華，潘岳，謝靈運，都是死得那樣慘，但是都不能比你更慘！你是那樣Sensitive, Delicate，我不能想像你怎麼能忍受這個慘痛。今年四月裡我在適之先生家裏見到你，那是你從上海飛回來的下一天，你說今番清明去上坟蹩痛了腿，那已經過了半個多月了，你還是不能忘記，對我說了好幾次，你是這樣不能忍受肢體上痛楚的人，而這番偏逢到這人間希有慘痛，雖說這樣熱烈的死也許正是你的期望，但是做你親戚故舊的如何能不悲梗？

最可憐的是你的老父——申如伯。他爲了他的愛子除了不曾捉天上的月亮以外什麼事情沒有做？雖則他有時因爲你不聽他的話，說幼申（你的小名）要回家來他恨不得咬你幾口肉，但他一見你的面，一聽你一爸爸，爸爸」的一陣亂叫，再也不能發作了。有時他也許正預備好了一頓罵你的話，你却願自解你手裏的荷葉包，說陳信源的五香鴿子燒得眞不壞，爸爸你且嚐嚐這塊胸脯有。你的有氣急病的媽媽咬緊了牙齒說要着着力力擰你幾下，你却縮到她椅子背後，揑緊了肉槌似的拳頭笑嘻嘻替她槌背。現在感謝天，她已經先你故世，任是再悲慘些的消息也不至加她痛楚，可是你的老父！你們兩人中間因爲愛而生的苦痛祇有你和他自己體驗到！在平常，朋友們只見你清麗的吐屬，談諧的風趣，誰知道你的風趣後面的代價是什麼！即如那一天你在佛西先生家裏吃飯，你說一鯽魚頭比老婆還有味道。

」志摩，和你交淺的人祇以爲這是一句尋常的諧語，那裏知道你這話的深淺與輕重。你又是輕易不肯向人宣洩你內心的創痛的，除了偶爾借重你的詩筆，你當年哭你的彼得說：

我自分不是無情，不是寡恩，爲什麼我對自身的血肉，反而這般不近情的冷漠？彼得，我問爲什麼，這問的後身便是無限的隱痛：我不能怨，我不能恨，更無從悔，我只是悵惘，我只能同一明知是自苦的揶揄，但我只能忍受，而況揶揄還不止此。我自身的父母，何嘗不赤心的愛我；很他們的愛却正是這成我痛苦的原因：我自己也何嘗不寬愛我的親親，但我不僅不能盡我的責任，不僅不曾給他們想望的快樂，我，他們的獨子，也不免加添他們的煩惱，造作他們的痛苦，這又是爲什麼？

有的人——譬如我哥哥，說志摩像隻花脚貓，一天到晚跳來跳去總是不肯停。這固然是因爲你厭惡靜止，愛好變活；但我想多少是因爲你要讓不斷的一動」來佔據你的心身，消殺你的隱痛。爲什麼你每天有事沒事總要出去到深更半夜才回來？爲什麼老聽說你剛從南方回來又回南去了？爲什麼，志摩，你從上海飛回來那晚上在中央公園看牡丹看到十二點還不肯回去休息，又到北京飯店去喝了二個多鐘點紅茶？別人所接觸到的只是你的風趣，你自己却暗自煎熬你的隱痛。「歸自歡場祇更哀。」寫到這裡我這一句陳年的詩句不自覺的跑到我筆下。我想，志摩，這七個字多少可以代表你酒闌人散，悄然歸來時的心情。

你的隱痛，因爲你父母疼你而使你生的隱痛，因爲你愛你父母而使你父母生的隱痛，從前是你和你的親親分着忍受，現在却加倍的讓你老父一人去承當；而你這次的死尤其是他老人家心靈上永遠不能平復的創傷。當然在你的故舊中，也有不少更能了解你的知己爲你慘切的悲悼；但正惟因爲他們更能了解你，也許他們因你的詩文而得到慰藉，也許因爲幻想到你的慘死和你一生生活的諧調而減除悔痛但這於你的老父是不可能的。你在世的時候，他瘋狂似的疼你——他的心肝。但你們中間因爲教育不同而激生的創痛也正和他的疼你相等。現在你故世了。爲了他的心肝寶貝，三十六年來沒一天不提心吊膽，沒一天不風吹肉痛，這一下子可全完了。這一下子更會使他有深悔從前不該使愛子受種種精神上苦痛的感覺，倍增他自責的痛苦。還有你弱齡的阿歡，（大概是彼得的哥哥？）只怕他爹爹（祖父）因爲替你操心索腸搜得夠了，（他想結果只落得這樣一個收場）！從此摟住他再不放他出來，停幾年尋着了門當戶對的人家替他了却一樁心事！

至於你自己，想來這樣的死法或許可無遺憾。因爲你一生只憧憬着飛。英國康槐爾的雲雀，硯石東山上的餓老鷹，甚至於逍遙遊裡幻想的大鵬，原人洞壁上畫的有翅翼的「四不像」，都足使你艷羨，令你神往。你念念不忘的是雪萊的雲雀歌，基茨的夜鶯曲。你狀摹英國雲雀的叫聲用「勛麗麗」三個抽動的字眼，誰知這三字如今竟成了「血滴滴」的變音！

飛，是的，只因爲人情世故的利剪不曾剪掉你當初問上帝要來的翅膀，所以卅六年的小鏑，依舊保住你空靈的童心，翱翔的理想。一詩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你說。你眼中的世界，如同雲雀們眼中的世界一般，永遠是桃色的，雖然這塵世的暗礁已經把你搖得夠了。（滿頭血水」是你自塡的傷單！）飛出這圈子，到雲端裡去，到雲端裡去……凌空去看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這皮囊要是太重擲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志摩，這回子你可眞飛出了這圈子。你的靈魂有了交代，再不用顧慮膠水膠住了翅膀拉不開。你在人間找了一輩子的理想生活找不出所以然來，（因爲這人間壓根兒就不是找理想生活的場所。）嘟的一聲這一回眞飛走了，看勘破了生死的邊際能不能找到澈底的理想。你留下的是一場慘痛，一種惋惜，一片悵惘；慘痛，惋惜，悵惘，那是眞實，是美，是詩……聽說你比Byron實際上年紀還輕一歲半！

我們聽到你罹難的第二天車過黨家庄。我們三人留心守着車廂兩旁的山峰。大約在十點多鐘我們見到了肇事的開山，開山頂上有猙獰的怪石倒插雲中！志摩，這就是你遇難的地點，這就是你詩魂昇騰的長空？我悵望着一天鉛灰的彤雲壓住了開山和牠四周的羣峰，遙想

The pale purple even
Melts around thy flight;

可是志摩，我不僅望不見你的豐姿笑容，我也再聽不到 thy thrill delight，再聽不到你的曼吟低詠。啊，人間不再響你詩人的銀鐘。

人間不再響你詩人的銀鐘！志摩，我知道你是放心不下的是萌芽初茁的「詩刊」。我們回看當初新文藝的浚濤剛湧起的時候，多少青年開始新詩的嘗試，多少書店忙着新詩的印刷，但是曾幾何時，當年的烈火都叫社會的冷遇澆得快要消滅了：出版過一冊詩集的再也不敢出第二冊（書店老板先就不答

聽）大都探出頭來望了一望新詩的道兒又都縮了回去寫他的小說或是散文或是戲劇或是政治宣傳品。只有你，像安諾德一般幾乎是迷信着新詩的前途的你，仍舊忍着一切苦痛，嘲笑，凍你的心血。這幾年來你幹的好比是獨脚戲。天可憐你這十年來努力剛有一絲復活的生意，連據說把外國書都已送給朋友，整天非線裝書不讀的開一多先生，這一次也重理他舊時的詩絃，誰知道——誰知道一天雲霧又蔽送了中國新詩前途一盞導路的明燈；這情形太慘，志摩，一詩刊」才出到三期！

志摩表哥，我是你年紀最小的表弟。你碰見我總問我寫不寫新詩，我自己是這樣的Far from being poetic，回答你的只是汗顏。誰想到我還沒有學得寫新詩來請你修削，今天反在這裡絞着肝腸寫哭你的文字！上幾個星期我在北大看見課程表上星期六上午有你講的Shelley我還想以後有空要進城來聽聽。如今是——再不要提中國文藝上的損失有多大。

地下珍重罷，志摩，我想你個人是可以無憾了：你的愛，永遠留在你無數的友好中間，我們要使牠發長廣布，使這人間多少可以接近一些你愛美，愛愛，愛自由的理想。地下珍重罷，志摩，這人間有多少美麗的靈魂，永遠存念你溫馨的同情，永遠咀嚼你芳潔的詩文。但願天上光明的星辰，但願花間晶瑩的露珠，但願人間一切愛美，愛愛，愛自由的心，共祝你詩魂永遠的安寧。

十一月七日，一九三一，于燕大。

◇

# 志摩在家鄉

吳其昌

我不能做奇詭譎麗，驚心動魄的文章，我只能寫一點極其一平凡一的文章；實在，我的識解也太淺陋平凡了，不很能了解志摩在文學上，哲學上，所造佔「微妙甚深」的境界，我只能認識一位「平凡的志摩」而已！人們和志摩的關係，都是在「微妙甚深」的境界裡，心和靈，和神，和趣，的結合，或照印；而我和志摩的關係，說來，平凡得可憐，——不過是世俗所謂一表弟兄一而已。所以，如果，你要認識，詩人詩哲，的志摩，忠厚溫婉的志摩，純潔，倩妙的志摩，理想生活叛逆者的志摩，乃至新中國文藝復興時代的雪萊的志摩，那末，當代

名賢的著作如林，不煩蛇足；如果，你要看見一位「平凡的志摩」，那末，我願意以「表弟」的資格，或「里閈後學」的資格，表彰一點志摩平凡的故事。

我和志摩的關係是這樣：我的祖母，和志摩的祖母，是親姊妹。我的祖父吳少華，志摩的祖父徐星齋，他們是堂兄弟的襟兄弟，他們是娶於伊橋梓氏，那時候徐家固然很富，我們家裡也還很闊，都是小城市中的大田主階級，除了田主階級以外，他們世代開着，絲行，醬園，錢莊的，我們世代開着，米行，油車的，兩家世代住在浙江海寧縣的硤石鎮，——所以志摩最善唱硤石調——我們住在大瑤橋，他們住在中寧巷，兩家的老廳，一樣的舊，一樣的黑，一樣的古老，一樣的「馬頭牆」「四開柱」「蠟殼窗」，一樣的經過「長毛」而沒有燬。一地坪磚一照例是破碎了，聽說是因爲「長毛」屯軍時候的劈柴。廳前的一天井，規矩是最長的，兩邊不是兩株桂花，就是紫荊；要不然，山茶也與。我的祖父，——復三伯，——行十三的緣故——雖然是像菩薩一般的老實無用，而是以「做老爺」爲職業的，他一生所努力的事業，除了借債來替五位哥哥代回錢糧以外，還借債來葬父母及周族，還借債來周濟一位庶母所生的弟弟，還借債來捐一個五品頂戴花翎銜，除外的事，是養金魚，長至一尺以上，大冷凍死三條，老先生親掉眼淚。養兎子，高得和小羊一樣，我孩子的時候還騎的。養鴿子，五色都有，直至三五年前才飛完。除外的事，是考究做菜，雖然平訂家法，是除了初一，月半，初八，念三，以外不准燒肉，而請客時候的做菜，是他老先生生命史中很興頭的一件事因此，是蘊先生最歡喜到我家來的。「湯半鷄」便是他倆老先生對酌時最普通的下酒物。——後來經過二十八年的長時間，儘是哥哥收租，弟弟回糧，弄得老實無用的復三伯，是不能不窮了。是蘊先生也很帮一點忙，——向縣衙門裡和親族間，主持正義，說說公話之類——往後，是蘊先生生兩位兒子，一位女兒，長名光濟，字蓉初。志摩的父親是六，名光溥，字申如，女兒嫁于沈氏，生一位兒子叫沈叔薇，也曾經在北京大學念英書，又是我小時的先生，現在已經死了，所以志摩的自剖集有一篇悼沈叔薇。我的祖父生四位兒子，大伯父號稻孫（名文煥）曾經手抄一部爾雅義疏的，後來和一位寡婦發生戀愛，癡了。我的父親號竹孫（名文清）十二

年前已經死了。他們六位表弟兄，據說，——據我的父親說：不知在一塊翻過多少斛斗，扮過多少次張飛和趙雲，打過多少次架了，一回兒徐家不見人了，『大官官，小官官呢？』徐家的底下人這樣鬧，『到姨夫家裡去尋尋看！』徐老太太肯定的這樣說。『果然，一尋就尋着了！』……更往後，我家一天一天的窮落下去，而徐家依舊是保住着「鄉紳人家」悠久的堅實的古老招牌，我們的詩人志摩先生，就是誕生在這樣的空氣，這樣的顏色，這樣的神味，的一個鄉紳人家裏面的。

志摩，本名章垿，字幼申，「志摩」是他自己不經父母同意而「亂取」的別號。『算不得數的。』我們硤石人說。我們硤石人的經典，凡是不經父母同意，而小官自己亂來的，都是算不得數的。——這就叫做『瀌淘成』。幼申和陸小妹（硤石人永不知道陸小曼）結婚，那眞是『瀌淘成』極了，當然更算不得數，在我們硤石的空氣，的確是緊張極了，他們用他們最大的冷酷，做他們制裁志摩的武器，現在他們是勝利了，糞土坑中一朵潔白的蓮花，現在是枯萎了。芬芳，聖潔，在硤石是再找不到了，遺下給我們硤石的，是醜和穢！志摩！你，是永遠饒恕硤石的，而我，決不能饒恕牠！我不是爲你，我爲家鄉，我要把家鄉現在的醜和穢，銘勒在簡策上，永遠留給我們後世的子孫看。

志摩，不但是我的表兄，而且是我兩重的同門，第二次的同門，當然是梁任公先生，不用說。第一次的同門，是我們硤石的張仲梧先生，（名樹森）張先生長方臉，結實身子，濃眉毛，兩隻眼睛烱烱有光，常常嚇得孩子們心裡別別亂跳，又是一位桐城古文家，讀一句『……乎』『……耶』的文章，那尾聲要拖至二分鐘以上——我敢罰咒說：就是鷄聽雷甫唱戲，也沒有張先生念書那麼好聽——因爲張先生的緣故，也計志摩絲行裡二手的腦袋中，也知道天地之間，竟有所謂『桐城派』三字，可以連得起來的怪事。張先生是我們硤石鎮上，從程學川太史，以至米店夥計張有財之類所一致公認的『專脚書櫥』——的確，張先生對于中國地理的熟，我直到現在還是五體投地的佩服。然而張先生所自己得意的是「桐城古文」，據旁人的估計，張先生古文的高足，前後應該有三位：第一位一致的推戴志摩。第二位，是輪到許國棠先生。第三，他們硬說是我；這眞使我惶恐到萬分的事情！志摩的詩，已

經普遍到天涯海角，志摩的散文，雖然，我和老弟單覺得不在他的詩之下，直到昨天聽了胡適之先生的演講，才敢放心證明我的觀察原來也沒有錯。至于志摩少年之擅長桐城古文的，這個秘密，恐怕由我造孽，剛才揭開吧？這裏和往年胡適之先生發表林琴南先生也曾做過白話文的秘密的故事，是天生對偶的趣事。

「徐愼思堂」，雖然是志摩老家的老廳，因爲牠資格「老」的緣故，不免於黑而且舊。有事還要掛上一貨棧一的兼職；貨件的旁角，誰能保得住不給老媽子放幾個鷄箱？而黑漆的「四開柱」上，有時

既然攀上麻繩，「長年老伯伯」（世僕也）偶然曬一雙布襪，或袴子，也不能算爲奇事。然而，一轆一轆的內廳，我可以睹咒決不如此，全都是『金漆金光』『高廳大屋』。然而，我們的志摩表兄，却不大表示感激，他回硤石的時候，有時住在紫薇山上的白公祠，有時住在東寺旁三不朽祠的橫經閣，有時住在兜矛峰腰的碧雲寺，有時住在東山絕頂智標塔下的飛嵐閣。這本來一件頂平凡的事，然而吾們硤石人笑話的資料，又增了一大把：『幼申！眞是書廚騰騰！一七埭堂樓八埭廳一不要住，要去搭廟角？』他們看來，是和

天官府家的千金小姐休了，反去討陸小妹的事，同樣的莫測高深。

「紫薇山」單是名字，已足够醉人了；白公祠又是申如表叔，伸梧先生，廉臣先師（單不庵先生的妻兄）幾位老輩的得意事業；祠中那個密密的花圃，紅梅，玉蘭，那樣的茂盛，圍旁那個綠色的，水閣式的，書帶草蒙蒙覆階的小竹閣，閣旁籬笆內四五十竿的新竹，竹梢上一痕淡紫色的山影。沒有到，聽着說，也够你想像的了。橫經閣外蓄荷池內的蓮花，如果你早上走過，四面雲樹環合，密柯中間，隱約露一角東寺的紅牆，立在一條爬滿了老藤葉的

小石橋上，會叫你雖然沒有讀過王漁洋詩，也能夠自然而然的唱喝出『行人弊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的詩味來。碧雲寺，在羣山環抱的腰中，斷崖削壁，乘絮掛綠，面向斷崖結三間小軒，樹木蓊翳，有的是碧雲，決計找不到絲毫紅光。坐在那個小軒的欄檻上，檻下就是一泓深泉，叫你能夠忘記這個世間，還有你的恩愛和憎惡。飛嵐閣，依山面壑的一座危樓，巽然發出于林表，秋天，你上去一望：一片黃澹澹的稻田，幾條縈紆繞繚，青白間錯的河流，鋪着藍沈沈，活灩灩的黃蕩湖，再中置上一層蔚藍色清光如拭的

天幕，這其間，點綴一兩張半落而未到地的紅葉，你坐在閣上吃茶，一兩張落葉的微聲，都使你聽得清楚，永遠，只可以用你目光，送那脈脈的斜陽，斜陽射不到你的窗上。志摩到這個境界，大概是他靈機最怡悅的時候了，他仰起頭來，看見那七層寶塔的塔頂，高高的矗破蒼碧的青霄，『一隻，兩隻，三隻，四隻，或者五六隻，七八隻，九十隻，鵝老鷹，在那兒盤着寶塔血烈烈的叫，』（志摩的原文，在那兒我忘了）我們的志摩，可以望着這個境界，出半天半天的神。

臺測高深的事，在志摩放在硤石人眼中，正還多着。我的三姊姊琳，一天和一個老媽子，到我母親的坟上，——趙家圩。遠遠望見那柴家木橋的橋上，並肩坐着兩個人談天，另外一副擔子，放在橋堍。走到近來一看，那副擔子是蕎擔，兩個人的一個，是一位蕎夫，又一個就是詩哲徐志摩先生，「不知道談點什麼，談興真濃」。我三姊後來對我這樣說。當時我三姊吃了一驚，而我們的志摩先生，若無其事，眼睛一揚，笑容一放，香烟灰一彈，『上坟呢啥？那（你們）還弗曾上好（完）？我拉（我們）早上好哩（了）』。我三姊回來講了，引得硤石人又氣又笑，「堂堂的翰林太史公程學川先生之流，要找一個和志摩談談的機會，是何等不容易的事情」！他們這樣的想。「現在那逆氣息無不快哩，骨子都忘記脫哩，索性同挑蕎擔格做朋友去，野（也）不看看自己格身分！」他們這樣的謗毀。他們可惜志摩，可憐志摩，怨恨志摩。志摩不能像許汝霖一樣，再來一個更部尚書，爲硤石人吐氣，這實在是硤石人所引爲遺憾的事情。

我，偏在這裡嫉恨志摩，抱怨志摩，抱怨他，嫉恨他，太「平凡」了，竟能平凡得跟一切一切的最平凡人一樣。（那種稍稍有些類似莊子所謂『和鈞天倪』的胸懷，豈世間自命爲不平凡的人們所能夢見。）

比較使我感覺志摩些微有點不平凡的影像的，是一個北國的深春。五鳳城闕下的暮春，本來是黃金無價，中央公園的牡丹花盛開的幾晚，用數百盞五彩紗燈照着花睡，我和我的妻，我的弟，還有一位硤石朋友張惠衣先生，因爲要領略一些『春明』的風味，所以夜深還繞着花走，遠遠從巨大的古柏黑影中間，送來一陣說笑的聲音，一堆人從西往東的推動，那一陣雜亂的聲浪中，我所能辨別的口音，一位是張歆海先生，一位

是熊佛西先生，一位就是志摩先生，我老弟趕上去和熊先生談他們所興頭的話我所一竅不通的劇，志摩就絆住我們三人閑扯，『手斜撐着一支柏樹，皇天在上！我還清清楚楚記得是那一支樹的那一塊地方。他第一句問我的妻說：『頓（住，居）在北京，好不好？舒服不舒服？』接着第二句就對我妻說：『我這趟來，是坐飛機來歐！（陝右語助）』他越說越高興了，『從上海坐到天津，人家送歐，無沒出銅錢。（錢）我還想回去一趟，我野（也）想坐飛機走。』……後來，我對惠衣說，『志摩飛的興致高到如此，究竟和凡人不同！』那裡知道就是這一點的不平凡，就永遠辭送我們平凡的志摩。

讓我再記記看吧！我最後一次會見志摩。十一月十九以前的一星期左右，我從朱桂莘先生家裡出來，梁思成先生邀我到他家裡去坐坐，同去的還有葉公超先生。——謝謝梁思成先生，因爲他的一邀，使我最近得再見志摩一面。——一進門思成先生喊『客人來了！』『那一位客人』林徽音女士在裡邊問。『吳公其昌』這樣一個滑稽回答。『噢！其昌，難得！』這是志摩跳起來的聲音。靜靜地一盞橙黃色的華鐙影下，隔窗望見志摩從沙發上跳起來，旋了一轉，吐出一縷白煙。我們進去了以後，志摩用香煙頭把我一指，向徽音女士說，『我們表弟兄喲，其昌是我表弟。你比我小幾歲？八歲？你還沒有知道』？『知道，好像聽爹爹說過。吳先生，你們怎麼樣啦？抵制日貨？給你一篇文章，嚇得我窗帘都不敢買了；你瞧！我們的窗，還裸體站着』！後來志摩還親手關開一隻蜜橘，分我大半隻，他自家吃小半隻。我到現在還不相信，這一次就是我和志摩的永別。

最近的再上一次，我在胡先生家裡，和志摩閑談半天，談到國難，他親自對我說：『那有啥法子呢！弄到沒有法子，只好一打。——大概不打，這件事情不完。』誤認志摩的「溫柔」爲「懦弱」的人們，我可以證明他們的錯誤。

志摩故後的三天，我和我妻我弟全家餞着在平浦車上，一個穿白色制服的侍役，惶惶張張，用手向戀外亂指嚷說：『先生，到了，就是這個山！——飛機出事的，不就是這個嗎？你瞧！』我們三人爭着伏在窗沿上，看那迎頭而來凶惡的山峰，像兩片剪刀似的，倒覆着天，好像吃了志摩不夠，還要吃我們似的，我們嚇得都打寒噤。——實在從北平到南京，近二千里的長途上

，也只有這個山囚相可怕；而況我們呢，本來已經渾身透出好幾陣冰冷而粘膩的逃汗，眼珠抽弔得酸痛，我們再沒有勇氣去仇視那個巨黑粗暴的囚手了終于頹倒于我們的榻上。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十分，車過濟南靠家莊閻山脚下，遇邢志摩表兄殉難處，時全車三人絕食第四十六小時。其昌記。」

這一行歪歪斜斜的藍色字，到現在還記在一張破敝的大公報報沿上。我們相信這一行字，長長久久不致于磨滅。十二月七日夜半十二時另五分寫。

# 徐志摩先生

## 近一年中在北大的鱗片

莽莽

——悼志摩先生的回憶

志摩先生於今春辭去了上海光華大學而重回到了北大，這是他懷念北大而歸於此的。『我現在又回到北大來了；我在外飄流幾年，重新的倒在母親的懷裡，覺得無限的沈着與甜蜜。』這話是他在今春北大英文學系全體同學開歡迎會歡迎他時說的。這話可將志摩先生愛護北大之情溢滿無遺了。當今春志摩先生北上，北大英文學系全體同學相慶得到了一位有力的學識指導；北大添了一位名教授，自然也是欣幸光榮；就是全北平市的輿論也大聲急呼的歡：『徐志摩先生北來，北市的文藝要中興了。』

於今年七月以來，志摩先生方被聘爲正式的北大專任教授。他所授的課是哈代，雪萊，近代詩及英文系三年級的翻譯，每週共八小時。他這次來往平滬所以要乘飛機的原故，固因詩人有大無畏性，好作空中遊；而他以爲每週在北大授課鐘點很多，不能因私事而擱擱了好多同學的學業，乘了飛機，自然可以節省了若干時間；那知竟因此遇難！所以志摩先生的死，至少一半是死在他照顧同學學業的切心上。志摩先生是公認爲已比較成功而將來大有開展的詩人，當着鵬到他的噩耗傳來，誰也要跳起叫道：『文藝界中，墜落了一棵明星！』

近一年裡，從沒有見過志摩先生穿一套西服；纔然他是在國外留學多年，他是常常穿着中國的衣服。這個猜想不到是什麼原故；或者他以爲中國服式要比西洋服式所藏着的詩意爲多。志摩先生是住在胡適之先生的家中，他到

北大上課，常坐人力車。他下車時進門時，沒有見過他提着一個大黑皮包，僅僅的有幾本書，散抱在他的懷裏。有時因事多路遠，他也要左右搖擺的坐在胡適之先生家中所有的那個舊老的汽車中，在街上跑。

有時，志摩先生口裡銜着在休息室沒有吸完的紙煙頭兒，進了教室。把一隻脚放在椅子上，或坐在書桌上來講書，也是常有的事。在講書的時候，由他那靈巧的面孔上與疎朗的音調裡，時時流露出詩意的靈感；刹那間，和諧的，寧靜的，渾圓的空氣，已充滿了全室。有時使你覺得你是在明月下的園地裡，聽着一位長者給你講故事。他講到從容的時，他常常的把眼鏡拿下來，許許的用手帕拂拭，擦淨後再戴上。有一次因拭眼鏡而講起他的近視一段故事：他從幼即近視。九歲那年到了上海，他父親給他買了一付眼鏡。到晚間把眼鏡戴上，向空中一望，他驚奇了；原來他第一次發見了天空裡還有這樣一些無數的光明閃爍的東西，好不奇觀妙景也！可見志摩先生的近視竟深到這樣一個程度，在他沒有戴上眼鏡的九歲以前，沒有見過晚間的星。他說完了自己的近視故事，又接着講了一個其他的近視笑話。志摩先生是好說笑話的；他是幽默的，趣味的。

志摩先生說他喜悅那怒放奔騰的雪萊，也讚美那雋永犀利的大衛斯（W. H. Davies）。設若我們稍稍注意志摩先生的日常講話與作品，可以覺察出他是兼此二人之特質而有之；他是多才多藝的詩人。他爲贊美大衛斯，曾在新月一卷三號上發表了一篇『一個行乞的詩人』。

大概志摩先生喜歡中國舊劇，尤其是在舊劇裏所描畫的傳奇英雄；因爲他們的性格，或合於詩人的脾味。今春在歡迎志摩先生的席上，同學們請他唱歌，以爲餘興。他登時就模倣了楊小樓所表演連環套裡『此馬晝行一千，夜行八百……』的白口一段，是維妙維肖。我們當時沒有注意到他是模倣，而只以爲他是創作；我們沒有覺得他是形容別人的慷慨悲歌吐吒風雲的壯态，而只承認這直是他自己的情感的爆裂澎湃。至今思之，音猶在耳。

在他最近出版的猛虎集裡，志摩先生曾譯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猛虎」（Tiger）一詩，也就是此集名之由來。他曾特別把這首詩提出來，和同學們很忠實的一字不放鬆的討論，以證明他已譯就的字句，是否有不妥當的地方。他這樣謙虛的研究的學者態度，眞令人

欽佩。原詩開首是：

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 of the night,

志摩先生的譯句是：

猛虎，猛虎，火燄似的燒紅，
在深夜的莽叢。

最初他將 Tiger 譯爲「虎」，或「老虎」他覺得都不合適；最終他譯爲「猛虎」。至於 forest 譯爲「莽叢」，還是他足費了幾天的思索纔寫出的。可見他的譯品，也非馬虎了草從事的。最有趣味的，是他與同學討論這首詩高興的時，把兩隻手比量在眼睛上，向前怒視着說：『假如在黑夜裡看見這樣一隻兩眼像燈籠的老虎，你們說可怕不可怕？』

在志摩先生最近去上海前幾天，他曾向同學們索閱每人現時所藏書籍目錄，並且他允許數日內要給同學們開個「每一個學外國文學者必需必讀的書籍表」，看看同學們究竟還要買些什麼書籍。他勸告同學必須盡力的購書；由現在起，經日累月的購買，那末，幾年後你自己的小小圖，就很有可觀了。不怕讀不完，就怕眼前手頭沒有鑑起你讀書趣旨的書籍。你沒有購買力不要緊，你可早上多吃幾片麵包或一碗飯，晚飯不吃，省下一頓飯錢來買書。據志摩先生說他買的書很多，但都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等處，現在還沒有相當時光來使他的書籍整理集中一下。他的書籍被朋友們借去的而忘還忘索的亦不少。一次他到一位朋友家裡拜訪，看見朋友的書架上有幾本好的書，急忙拿下來打開本一看，在首頁上竟發見了他自己的名章。原來這幾本書是他這位朋友由志摩先生那裡借去，而被書主人遺忘了的。然而，然而他的書單還沒有交給我們，意外的遭遇已竟發生了。

志摩先生曾發表他將於近一年中，聯合幾位研究西洋文學的同志，從事將全部莎士比亞翻譯過來；那知這部重要工作，還沒有着手（？）他已飄然而去。

我們哀悼志摩先生的死——尤其哀悼他沒有達到他的高峰，正在努力向上時的短命！不過我們還要感謝他，感謝他能憑着他的天才的靈感，給我們留下一些珍品。

志摩先生終於死了，是由飛機上燒死的。這不是個平凡的死，這死裡含滿了濃厚的詩意。究竟那個天工能分析清楚：在燒他的一霎時，是膏油之火，還是生命之光！？

十一月，廿四日，於北大。

## 弔志摩

陳夢家

死了。志摩。一個好人，

一個明慧的詩人，
從雲霧裡下來，化成
一堆可憐的灰塵。

什麼事也够他累的，
三十五年的人世；
抗起愛情的十字架，
到了，他說，他愛死。

這回可再不容你問
風向那個方向吹；
上帝硬着心不許你
在天上逍遙的飛。

這年頭反正是災荒，
那有靈魂的收成？
生活早晚教你挫氣，
容不得思想翻身。

但你總是喜悅的，你
從不會埋怨人生；

也不教幻想掘了坑
掩葬自己的肉身。

當眞你沒有說過謊，
你就是老實做人；
從來你不曾把自己
把別人看做天神。

你愛山海，你愛女人，
你也愛窮孩的臉；
在漆黑的天上，描寫
幾顆慈祥的星點。

所羅門的王輪鋪著
錫安女子的愛情，
但是在你的詩篇上
睜着同情的眼睛。

什麼事也够他累的，
三十五年的人世；
抗起愛情的十字架，
到了，他說，他愛死。

死了，志摩，一個好人，

一個明慧的詩人，
從雲霧裡下來，化成
一堆可憐的灰塵。

# 輓徐志摩先生

嚴既澄

（一）

早將生命等閒枝。從知天劫何妨。九萬里風斯在下矣。
自有高歌泣神鬼。鋼情靈華永軌。曾六駿君能無憾乎。

（二）

國士本無雙。劍鋒情銳當前。未及沙場鏑熱血。
才緩稱絕世。豈意瓦絲中折。永留奇恨碎孤心。
志摩遽逝，使我感逝傷時，益增感慨。天之東尼詩人，一何至於斯極耶！追述昔英之歌，輝猶遂成隔世。過黃鶴而腹痛，聞鄰曾而心戰；百感蒼茫，非楮墨所能盡洩也。　戲酒自駁　十一月二十七日，

# 追懷志摩

張壽林

陰森又是一天的濃霧，
就是居住在西郊，彷彿眉
黛似的山影，也使你感着
一種朦朧的悵惘。志摩！

你就在這樣的一天死去，
在大霧裡，在一團烈燄
裡。
這是多麼突兀的消息，

你竟這樣『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當你死的第二天，我正在爲了一篇論文翻着書，會驚惶的拿了報來告訴我說：『志摩死了』！但是看了當日的報紙，無論如何也不能使我相信，雖然心裡是如此的悽楚，哀悼。『也許這消息並不可靠』。會這樣的說，我也這樣的期望着，但是，從朋友得來的消息，從報紙上得來的消息，終於都是使我們失望的。志摩你終於這樣『悄悄的走了』。

我是如何的追悔，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們在燕大無名湖畔遇着，你正要去訪郭紹虞先生，你握了我的手要我伴你同去，當時爲了我急於進城終於只匆匆的談了幾句話就分手了。後來我在燕大教書，爲了自己工作的忙迫，也很少和你會晤的機會，想不到那一次竟成了我們的永別。假使我當時能知道你會這樣『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無論如何我也伴了你去，眞的志摩！我現在是如何的追悔。

志摩！雖然我們並不是常常的會晤，但是你所給與我的印象是這樣的深，你是如此的想在這樣醜惡的社會裡，建立一個美的生活，雖然這社會所給你的是這樣的慘酷，這樣的阻力，但是，志摩！你從沒有低過頭。你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眞摯。爲了追求你的美與愛的憧憬，你曾經流着血水掙扎，在一九二五年左右，正是你努力掙扎着的時候，也正是社會批評你最力的時候，但是你從沒有沮喪過，你在給我的信裡說：

『多謝你最懇切的慰藉，這年頭這類話眞不易聽到；但是你放心，壽林兄，沮喪我是不曉得的。』

志摩！你這樣追求着你的憧憬的苦心，怕永遠沒有人體會吧！但是，你永遠是追求着，追求着的。

說起來已經是往事了，當一九二九年冬天，你從歐洲回到北京，那時我正在燕大，你寫信約我到東城你的一個友人家裡去會你，我們對了熊熊的爐火談了一個早晨，你說現在的世界只是醜惡，要求眞的美的生活，只有印度，你說在泰戈爾的學校裡，只有愛，只有自由，你勸我有機會能去看看。後來我們又談到中國古代的詩詞，我說中國的詩詞集很少精本，使我們得不到一點新的興趣，新的了解。你說我們爲什麼不動手來弄，當時我們便十分高興的決定由新月出一種詩詞叢書。不久，你回到上海，來信說：

『詩詞叢書決辦，由我與胡先生（按即胡適之先生）主編，另已約聞一多陸侃如顧頡剛傅孟眞諸先生或可造出一番

興味也』。

同時你又寄來一張大致如我們所商量的編纂辦法說：

『我們想編纂一部中國韻文名著選本的叢書，每冊選一個作家的詩或詞，或文學史上一個時期的詩或詞，用現代眼光來選擇，用新格式來寫錄，精校精印，廉價發行。我們希望借此可以使國人對於古今韻文生一點新興趣，得一點新了解。我們擬出幾條編纂的辦法，請各位朋友指教並幫助。

一，每冊約有一百首詩或詞。

二，詩詞都分段分行，並加標點。

三，遇必要時，酌加注釋。

四，每冊有引論一篇，略述作者生平，他的作風，及編者選擇的意旨。引論約以三千字到六千字為度。

五，每部酌送編輯費五十元至八十元，版權歸新月書店。』

後來雖然因為種種的原故，而且各人忙着各人的生活，這個計劃沒有完成，只出了我的一種清照詞研究，却終於是文學界一種應做的工作，但是，志摩！現在除了胡適之先生以外，有誰配繼續這個計劃。

志摩！真的誰會想到你這樣可親的有生氣的人，會這樣的死。直到現在我和會還覺得十分的悲惋。志摩！你最喜歡『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李白，據說他死得就不平凡，所以你這次如天上大星的隕落，正如胡適之先生所說：『此樣的死法，只有志摩最配。』但是我們終於不能不為你的死悲悼不能不為我們的文學界悲悼。

真的，志摩！山峯是這樣的欺負了你，因此就是看見你生前所喜歡的西山，也彷彿有一種怨恨。雖然這不平凡的死，你也許正覺得樂。但是明年桃花開時，聽了天寧寺悠悠的遠鐘，叫我們到那裡去尋你的詩魂。在你生時對於它們是如何的惓戀，不只有閒暇去看望西山的落紅，泰山的日出，而且你有的是配享樂它們必需的靜美的心胸。但是埋在一切都完了，以後在任何春晚的晨間，這些秀美的山峯，有多少人能有這樣靜美的心情，把自己完全從事於享樂天地的光榮。真的，志摩！我真不知道是山峯辜負了你，還是你辜負了山峯。

一九三一，十二，六，病中。

## 悼徐志摩先生

翟永坤

今日見報載：徐志摩先生乘中國航空公司濟南號飛機，前日由京飛平過濟

南附近黨家莊遇霧，誤觸開山山頂，致機油燃着，徐被燒死，其餘司機二人及飛機亦同歸於盡，這眞是一件駭人的消息！我看了這段新聞，心裡悽酸得很，眼淚幾乎要流出來。昨日談笑，今日便作了古人，人事的變遷，眞是太不可捉摸啊！

他回南我完全不知道，後來聽朋友說，他是坐飛機走的，今天看報才知道他又死在飛機上。飛機啊！您眞是一個所謂物質文明的猙獰的惡魔！記得有一次去訪他的時候，傅斯年，張慰慈二先生在座，他都給我介紹了，隨後他們就走了，他和我作了很長久時間的談話，他說現在中國的文藝所以弄不好，因爲我們事事都是匆忙的原故，沒有安靜的日子，我們的一切都誤在「匆忙」上面，不像外國努力文學的人成年的安安靜靜的去寫文章，終身從事著作。所以他們能夠有偉大的作品出現，這也是環境的關係，我們那能夠呢？最後他叫我多寫日記，並叫我寫短篇小說和散文拿給他看，當時我也滿口答應了，他說祇要努力，不要怕吃苦，「出了九十九分汗，也許有一分靈感，」胡先生常愛拿這一句話對別人講，這是不錯的。他還對我鼓勵了一番，我非常的感激他，我要永遠的深刻的記憶着！我臨走他送我到門口，還說：「我每日上午都在英文系教授會室裡，希望您常去和我談談。」後來終以人事匆匆，也未得去，唰唰！誰知這次見面以後，竟成永訣了呢？

「往來南北，栗六無休！」這是他上半年給我的信上這樣說的，誰知他死，也竟死在這幾個字上面，我想他對於人生已經是很厭倦了！

人，畢竟是感情動物，當我走進自己的齋房呆坐在那里的時候，聽差又送來一份報紙，我如痴如呆的祇看着這一條不幸的消息，一想到他悽死的情形，想到一切，驀然心傷，眼淚不住的簌簌的淌在報紙之上了！唉！想不到他這個時候會死，恐怕他自己也未意料得到罷！

至於他在文壇上的地位，自有他自己的作品擺在眼前替他證明，用不着我來恭維，胡適之先生說：「他死是文學界的一個大損失！」這句話已經夠說明一切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燈下草。——

□

# 悼詩人徐志摩

季珙

一早接着家信，報告家父死後的一切情形，及死

時的慘狀。讀後，含淚飲泣，黯然凄絕，正悲痛間，同舍的易君下了課回來告訴我一個消息：

『詩人死了！』

『誰死了？誰個詩人？』我隨着問他。

『報上載着徐志摩死了！胡適之都很惋惜說這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個大損失。』

『你開什麼玩笑呢？』我不大信任。

『不信，你去瞧今天的報！』易君說。

這眞是一個晴天霹靂我想：我纔急忙走到閱報室去，桌子上擺着晨報一份，已有不少的人在那兒擠着，在社會新聞欄上果然有了這個驚人的消息！

徐先生死了！他爲乘飛機遇險而死了！自然昨天我就瞧報上登着京平航空首次失事的消息誰知道其中的一位乘客就是我國當代詩人徐志摩先生而他就是這次慘禍中的犧牲者呢？

我知道徐先生是在他編輯晨報副鐫的時候，我剛來北平。每天瞧報若是在副鐫上找着有署名徐志摩的文章，我必得從頭至尾讀過。總感覺他的文章是綺麗的，生動的，熱情的，輕盈的。有他特殊的風格與力量；令人欲摹倣而不能！我一時很想認識他這位Thaumaturgist！後來，無意中在某畫報上瞧着劉海粟畫徐志摩小像一頓，始知道徐先生的臉子是一副長長的，鼻梁上架着眼鏡，但所得的印象，終是模糊的。

隨後，我讀了他的志摩的詩，巴黎的鱗爪，卞昆岡，以及散漫在各處的詩文，他的天才，我於是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一直到今年春間，徐先生北來，我們學校英文系同學一致表示歡迎，因爲他是北大舊教授的關係，我同其外的幾位同學走到胡適之先生家裡去找他，——彼時徐先生寄寓胡宅——果然，我素所景仰的詩人，不，他簡直是一位Thaumaturgist，被我們找着了！他那種溫雅的態度清快的談吐，誠懇的接待，使我永遠不會忘記！

接着我們英文系開歡迎會，所有中外教授及全體同學皆於是日列席，濟濟一堂，興高采烈，徐先生除了有一篇痛快淋漓的答辭以外，他又在全場熱烈要求聲中，做楊小樓演『連環套』中一段道白，慷慨激昂，好似他那豪放不羈的天性！

可惜，他沒有教我們英上的課！因此，領教的機會也很少。

假中回家，本期來平稍遲。據說，他教一近代詩一，我在一院會着他，便問他：

『徐先生，「近代詩」，現在講的是誰？』

『講的是Davis，——』

許久不見你上課，暑假離開此地了麼？……」他答：隨着把Davis向我介紹了幾句。

總計不過上了他六七次課，然而自信所得的「暗示」却乎不少。他以他自己的人格來感染我們！他體驗了Davis的偉大的人格，又間接以他所體驗於Davis的來使我們對Davis也有同樣的體驗！所以他的講授是偏重於appiercation的。

十一月十日，因暴日砲擊天津事件學校無形結課，徐先生的課也被犧牲了！延至十七日，又有他的課，走到一院去，徐先生告假的條子，已由註冊課公佈出來了。是日，天氣陰霾，朔風凜冽，枉走一遭，令人懊喪不置！

我以爲下週徐先生總可以來學校，誰知道不幸的消息竟由津浦線上離濟南十餘里許的黨家莊傳來了

南望雲天，傷悼曷極！詩人夭折，已成慣例。在我國荒涼的文壇上，必又加倍荒涼了喲！北大西齋十一，二十一。

# 關於哀悼志摩的通訊

梁實秋　沈從文

（一）

世莊先生：

惠書敬悉。

徐志摩先生的死，是極可痛的。在文學的主張上，在做人的態度上，我和他不能說是全然同道。但是在現代諸作家中，我一向以爲他是將來以爲他是將來最有發展的希望，他生前所有的著作不過是他的天才表現的發端，他若不遇到這樣的厄運，他一定還要有更偉大的貢獻。

讀他的作品的人，沒有不感覺他的Elan Vital，沒有不感覺他的活躍的力量的。浪漫詩人享長壽的狠少，不幸徐先生也不能成爲例外。在我所有的朋友當中，沒有一個比徐先生更可愛。文壇上損失了一員最有希望的健將，我私人失了一個頂可愛的朋友，這眞令人痛心極了。（下略）

梁實秋十一月廿九日

（二）

冰森我兄：

在濟車站路上見庶虞一面，因未知彼特爲志摩事來濟者，故當時乃錯過分手。十日來新習慣使人常若有所失，向各方遠處熟人通信，告其一切過去，亦多有頭無尾。六日紀念刊，恐趕不及安置弟之文章，因照此情形看來，欲用文字紀念志摩，寔不知如何着手，胡胡塗塗，亦大可憐也。

弟從文十二月，一日

# 編後

冰森

志摩慘死，誰都承認是中國文學界的損失。無論認識與不認識他的，無不爲他嘆惜。我們這次出這個專號，完全是爲紀念志摩。最初祇預備出兩三天，因爲志摩的朋友們在證實了志摩死的消息以後，大家的心緒都不十分好，我們雖然約了許多朋友作文章，但是誰敢斷定他們準有寫文章的興趣。編者跑了幾天，所得的文章並不十分多，有的還祇給了我一張沒有塡日期的支票。但結果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得到了意外的成功。不過這實在不是我們的力量；應當完全歸功於我們這位死去的朋友，因爲志摩的軀體雖死，可是他那優美的人格，在他的朋友中永永遠遠留着深刻的痕跡。朋友們爲友情的關係，誰能不，誰忍心不寫點文章來紀念他。所以我們這次的專號一共能連出八天，實在證明了志摩生前與朋友的情感是多麼厚！老實說，我們是沒有多大力量的。

三號那天，我去看張奚若先生，談起志摩生前的事，他說志摩廿歲以後的生活，朋友們知道得還比較清楚，至於他廿歲以前的生活狀況知道的却不十分多。現在就沒有人知道志摩是那天生的。後來承吳其昌先生寫了一篇「志摩在家鄉」，你看志摩幼年時代是多麼有趣！可惜時間匆促，要不然我們一定能找到他少年時代更多的材料。

志摩追悼會那天，胡適之先生談到志摩生前給朋友們的信札，如果都能發表了，在他的散文上一定能放一異彩。這話是一點都不錯的，你看我們所登的他給菊農先生的那一小段信札，那文章夠多麼美。我們希望將來編輯志摩遺著時，對這一層特別注意。

我們這一回出這個專號，先致謝給我們稿子的諸位先生。胡適之先生爲我們寫報頭，並贈刊照片；林徽音賜菊農先生借了許多照片讓我們製版。我們對於這幾位都特別致謝。還有許多志摩熟識的朋友，答應給我們寫文章，但他們都因爲事忙，沒有能寫，實在是我們專號的美中不足。

十二月十二日。

## 想到志摩的歸宿

程朱溪

——通信之三——

冰森兄：靜的午夜，在燈下，看見案頭的水仙花，忽然重想到志摩的歸宿。本不想寫文或寫詩來追悼志摩的，這時不由得信下幾句像詩的東西。現在寄給你，無論趕得上或趕不上那追悼的特刊，總算有過這回事就成。在夏末六

，因爲從文的關係，同這詩人見過幾次面，雖沒有深談過，他那種誠懇的態度可不容人家忘却。

前幾年，俄國一個青年詩人自殺時寫過一首詩，說他自己是：

『生命之船，衝碎在愛情的焦石上。』於今志摩去，向上飛，跌下來衝碎了都是值得，縮在殼裡可不成！』老兄！世上多少苟安在殼裡的青年不都應該喝杯志摩造成的血酒鼓起點勇氣麼？

且打住這些話。那首小詩是：

『小小一棵水仙，
看你發芽，看你露柔，
這時候，又看見你的白花。
『有人給你清水，有人給你晒太陽；
但我可不知道，誰給你樣的顏色，
誰給你生命，開花放香。
『小小一棵水仙，我們都是一樣，
偶然來到世上，只管吐一雲芽，
開一番花，不問將來誰委底什麼樣。』

朱溪一九三一，十二月十六夜午後

## 哀志摩

方璋德

也許你還歡喜你死得離奇，
你還真善的人，什麼都歡喜。
你歡喜你死在東方的天上，
那和天堂並不隔遠的地方。

你歡喜你會火燒在雲端裡，
泰山上的雲算是你的墳墓。
你也歡喜輕得像一匹小鳥，
你的愉快是無關阻的逍遙。

記得你曾讚美過一個風暴，
意大利的氣候，地中海的潮。
一顆解的浪花洗不盡哀痛，
你只歡喜那洗得淨的靈魂。

如今你也沒有死在這地面，
這單調的地面你沒有流連。
那一個年頭不受上帝眷顧，
你不過到海底，你化作輕煙。

我勸告衆生不再爲你悲傷，
一個靈奇的人該有這收場。
我也揩乾眼淚，祝福你安靜，
再見罷，我們的東方的流星！

一九三一，十一，滬口迎凱之晨。

## 我哭志摩

盛成

國難的年頭
親愛的詩月
還要來哭志摩
我笑呵呵
詩人們想我唐突

城頭的暴雨
落花的時節
還要來用志摩
我能高歌
心由情缺饑與血

落葉再奈的人頭
千秋不死的民族
也要交悼志摩
宇宙無心的長夜哭
我獨笑哥哥
試將侯貂藏金屋
猶有那火化的尸身
難屈伏

四萬萬上天堂走地獄
祇去活來自然多罵

## 詩人，今朝來哭你！

吳士星

平生不曾哭過誰，
詩人，今朝來哭你！——
哭我智慧的夭亡，
哭我生命的無光。

在世上，曾有過你的一點點理想——
你敢了「美」的種子，培了「愛」的苗，
更要實現你追求的「自由」：
心想著：怎樣把這世界裝飾。
我曾偶然踏過你「理想」之
曠，
頓覺滿身充滿了清馨的芬芳：
從此我總帶到智慧的增長，
輕後的生命也不知添多少光
芒。

雖然「理想」只一點點，然而
也竟雖實現，
茫茫宇內多被醜惡的花果給裝
點遍。
人人都謂這世界容量大，地幅
廣，
我說：它容不下詩人的「理想
」。

複雜的世界容不了單純的「理
想」：
於是你便夢幻到天上。你馱著
你「理想」的翅膀在雲端裏遊
遊蕩蕩，
那時想：你的「理想」不在地
下斟在天上？

你在白雲裏飛，飛，飛，
一晝夜，飛過千山萬水，
終於與那摩天的孝顯相遇：
詩人，沒料到你的「理想」如
此脆弱搖搖！

平生不曾哭過誰，
詩人，今朝來哭你！——
哭我智慧的夭亡！
哭我生命從此無光！

十二，七晚於鷺溫寶

## 詩的毀滅

陳殘源

——悼徐志摩先生——

「轟」地一聲，
大霧迷漫中的飛機立刻焚著
了。
一團火焰接著破碎的機身開始
下落；
果然是一般地墜入山谷。
可憐呵！那個詩人，
蒙昧中的神志還作最後的掙
扎，
也曾意識到他的家庭，朋友，
國家和這人間
但是一刹那，
不容分說的死亡却阻斷了這意
識的燃燒，
「詩的靈魂」被壓了這平凡的
軀殼，
漸漸地，漸漸地隨着「轟聲」
在大氣中消沉，
終於和宇宙化合了。

從此，未來偉大的詩篇永不再
現目前。
這殘酷摧殘的人間呵！

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哀志摩

秋岳

識君始萃萣，一面意已熟。飲冰更稱君，可人溫如玉。滬濱雖數逢，立語惜匆促。今年歷見過，排闥有不速。索吾角花牋，贈吾新歌曲，手持猛虎詩，泥吾再三讀，狀其感慶勢，破彼音律梏。嗟吾若有會，欲步又自恧。問君南行期，答以旬往復。御風訪冷然，何意禍所伏。魯山皆巖巖，誰遣以頭觸。梁林久生天，邀約殆所夙。知君終不懺，八表雲相逐。文章千古事，吾輩

異一輩。射侯各不同。永愛清比鶴。適之最悲君，短句極悽篤，行行雪獅子，熱淚亦磊落。豈知霄漢上，微笑方張目，笑此地上人，跌行待沈陸。

## 挽徐志摩君

吳宓

牛津花園幾經巡，檀德雲萊仰素因，殉道殉情完世業，依新依舊共詩神。尚留北海鴛鴦會，忍憶東山風火塵，萬古雲霄來片影，歆愉瀟灑性情眞。

十二月六日晨，赴徐志摩追悼會，車過金粟玉蟾橋，魏國十五年十月徐君在北海結婚，一時名流爭賀。徐著作新詩，予寫作舊體詩，總於其人之性情實覺契懷。去年此日，予在牛津，見雪萊像，曾作詩贈大公報文學副鐫，雖咏雪萊，實亦自道，尤可以移贈徐君。又今春予游檀德（即但丁）故里翔冷眞（花園之意）。而雪萊詩謂人生乃如萬古寒漠轉瞬中之偶爾彩色點染，轉瞬即消滅，今並用以悼徐君。

十一月六日正午記。

## 哀志摩

釋歐

橐筆來窺屋漏痕。哦詩亦欲睨韓溫。盪胸碧落捐枯骨。入夢紅樓咽斷魂。風雨凄凄悲子野。江潭渺渺念逢原。寸長命短千秋恨。螻蟻烏鳶豈足論。

## 挽徐志摩

寒池

雷峰昔記詠青葱，（志摩曾題雷峰塔詩，嘲寫其畫，余續其塔上長青葱，答以我會靈草，不會畫葱，但其詩自是街永新奇，不能以小疵掩之。）鶯粟驚傳慘切中，松樹當年曾掛月。（新月社在松樹胡同。）瓊樓高處本愁風。海棠花底晨構笛，紅藕香間兩繫蓬，會散意歧還一慟，總憐才調少人同。

山樓燈暗裝神鬼，（志摩曾僱張聖瑜夫婦來寓鬧鬼，夜半學鬼嚇嚇人。）禁苑松高看鹿麋，事未忘情凝鏤骨，詩元嘔血相通眉。冰霜不返過鵾蝶，風雨難防毀屋鴟，存者危城胡可樂，陰森天氣雪來時。

## 哀思

謝飛

啊！飛的眞快！
好一朵流雲，
滑過長空，
散入天涯；

聽不見雲流，
響不出虹彩；
寂寞呀！寂寞，
寂寞呀！唉！

志摩，我不認得！
聽人說：一位詩人，
一位天才；
忽的從天上掉下來！

忽的從天上掉下來，
迸成火焰往上衝，
漆黑的山影，
燒個通紅！

一顆星隕了，
啊！一顆星！
散成沙，散成光，
散成了風！

誰說你去了，
我不信；
誰是宇宙？
誰是靈魂？

摧一陣碎雨，
一陣清風，
重溫我們的……
啊！你的音容！

但是，別走吧！
你來，你再來；
寒冬披上素了，
垂！垂！冰的淚！

詩的偉大也就蓋乎一切之外！
（寄Bittle中氏四行）

——心若解一九三一，一〇，一七
夜作於滬市。

## 徐志摩紀念獎金章程草案

（一）已故詩人徐志摩的親屬朋友捐集基金一萬元，用每兩年積存的息金作爲此項紀念獎金。

（二）此項獎金的目的在於提倡中國創作文學的發展，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都在獎勵的範圍之內。

（三）此項獎金每兩年贈與一次，每次獎金至少一千元，贈與此兩年中所發見的一個最有創造力的文學作家。

（四）此項獎金之贈與，由徐志摩紀念文學獎金審查委員會推選，審議，決定，如審查委員會認爲某兩年之中無有合格人選，那一期的獎金可以展緩一年，或併入下一期的獎金。

（五）此項獎金的基金募集之後，由發起人委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爲保管。

（六）此項獎金審查委員會的組織選舉方法，及其他細則，另行規定。

（這個章案是北平的朋友提議的，現在正徵求上海南京青島各地朋友的同意。將來正式決定後，當在各地成立募款委員會募始集。胡適附記）

## 獻給我們已死底詩聖

鍾辛茹

詩與乎聲音節底和諧，
詩已超過繪畫底境界，
詩可說是由情感底顫動中來，

## 更正

……

沫霞兄：拙著一追悼志摩一稿中，字寫得太潦草了，排印者沒有大錯，是十分感謝的。但有兩句，懇請更正，以免誤會：

（1）「然而沒有人不帶着絲毫刻薄」當改爲「然而他沒有對於任何人帶着絲毫刻薄」。（2）「我覺得沒有好詩配入詩刊，」當改爲「我覺得我自己沒有好詩配入詩刊」。專此奉懇，敬頌

日祉！

劉廷芳

十二月十一日

× × ×

蘿蔔讀了一遍

北晨學園
哀悼志摩專號
每冊大洋一角五分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北平晨報社印行